

漢書補注

刑法志第三

漢書二十三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前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夫人宵天地之類應劭曰宵類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孟康曰宵化也言稟天地氣化而生也師古曰宵義與宵

同應說是也故庸妄之人謂之不肖言其狀類無所象似也類古貌字補注錢大昭曰說文兒頰儀也兒或作類从頁豹首聲沈欽

韓曰淮南要略覽取橋授懷五常之性師古曰五常禮智信聰明精粹師

浸想宵類高注宵物似也日精細也言其識性細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仁義禮智信供耆欲趨

走不足密也粹溜也音先遂反已避利害師古曰者無毛羽已禦寒暑必將役物已為養

任智而不恃力此其所已為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

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

讓博愛之德者補注先謙曰眾心說而從之師古曰說從之成羣

說文卓高也

虛受堂

是為君矣

補注錢大昭曰荀子王制篇云君者善羣也春秋繁露滅國篇云君者不失其羣者也又曰君者羣也白虎通

云君羣也羣下之所歸心也

歸而往之是為王矣

師古曰言爭往而歸之也補注先謙曰荀子正論篇天下

年傳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文耀鉤元命苞並有王者往也之

文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

師古曰洪範周書也

聖人取類曰正名

而謂君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

而久立故制禮曰崇敬作刑曰明威也聖人既躬明愆之性

師古

謂身親有之補注先謙曰說文愆下云哲或从心

必通天地之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

緣民情而則天象地

師古曰則法也

故曰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

也

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載鄭大夫子太叔之辭也

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

師古

謂震電也

溫慈惠和曰效天之生殖長育也

補注先謙曰四句後書應劭傳引之惠和作和惠

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

師古曰此虞書咎繇謨之辭也秩敘也言有禮者天則進敘之有罪者天則討

之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

師古曰五禮吉凶賓軍嘉

因天討而作五刑

師古

說在大刑用甲兵張晏曰以六師誅暴亂其次用斧鉞韋昭曰斬刑也補注

魯語班氏據此故以戰守之兵與墨劓等刑合為一志畢竟刑平時所用兵征討所用二者不可合班氏雖有此作後世諸史無從

之中刑用刀鋸韋昭曰刀割刑也其次用鑕鑿韋昭曰鑕鑿刑也鑿去其

頤骨也鑕音子端反頤音頻忍薄刑用鞭扑師古曰扑杖也音普木反大者陳

諸原野師古曰謂征討所殺也小者致之市朝應劭曰大夫以上尸諸市其所繇

來者上矣師古曰繇與由同自黃帝有涿鹿之戰已定火災鄭氏曰涿鹿

炎帝戰炎帝火行故云火災李奇曰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今言涿鹿地有二名也文穎曰國語云黃帝炎帝弟也炎帝號神農火

行也後子孫暴虐黃帝伐之故言以定火災律歷志云與炎帝後戰於阪泉涿鹿在上谷今見有阪泉地黃帝祠師古曰文說是也

彭城者上谷北別有彭城非宋之彭城也補注葉德輝曰火災與下水害對文淮南兵略訓炎帝為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為水害

故顓頊誅之先謙曰官本注火災作火災是顓頊有共工之陳已定水害文穎曰共工主水官也少

吳氏衰秉政作害顓頊伐之本主水官因為水行也師古唐虞之

際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讐兜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師古曰舜受堯

禪而流共工于幽州放謹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也殛誅也音居力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謹並作驩夏有甘

扈之誓師古曰謂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事見夏書扈國今鄆縣是也甘卽甘水之上殷周曰兵定

天下矣師古曰謂湯及武王天下既定戡滅干戈教曰文德師古曰戡斂也而猶立

司馬之官設六軍之眾師古曰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軍旅屬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則六軍也補注先謙

曰官本引宋祁曰萬一千邵本補注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

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補注錢大昭

眾古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租師古曰

租也賦謂發斂財也補注王鳴盛曰案下文卽云稅以足食賦以

足兵證之類注則合作有稅有賦又食貨志前一段語意與此正

同亦云有稅有賦若作租租卽稅也不可通矣先謙曰官本

租作賦注發下多賦字引宋祁曰邵姚本云發賦斂之賦也稅曰

足食賦曰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

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

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鄭氏曰甲士

在車上也師

古曰乘音食證反其下並同補

一 同百里提封萬井

蘇林曰提音

注先謙曰荀紀卒上有步字
舉田為抵李奇曰提舉也舉四封之內也師古曰李說是也提讀如本字蘇音非也說者或以為積土而封謂之隄封既改文字又失義也補注王念孫曰諸說皆非也廣雅曰提封都凡也都凡者猶今人言大凡諸凡也堤與提古字通都凡與提封一聲之轉皆是是大數之名提封萬井猶言通共萬井耳食貨志曰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地理志曰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匡衡傳曰樂安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王莽傳曰於是遂營長安城南提封百頃義並與此同若訓提為舉訓封為四封而云舉封若干井舉封若干頃則甚為不詞又東方朔傳曰通使大中大夫吾邱壽王與待詔能川算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盤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亦謂舉籍其頃畝之大數及其賈直耳若云舉封頃畝則尤為不詞且上言舉籍下不當復言舉封以此知諸說之皆非也提廣雅作堤蘇林音祇曹憲音時集韻音常支切字作隄引廣雅隄封都凡也李善本文選西都賦提封五萬五臣本及後漢書班固傳並作隄封提封為都凡之轉其字又通作堤隄則亦可讀為都奚反凡假借之字依聲託事本無定體古今異讀未可執一顏以蘇林音祇為非匡謬正俗又謂提封之提不當作隄字且不當讀為都奚反皆執一之論也先謙曰官本注祇作祇謂除山川沈丘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之隄封提作提臣瓚曰沈丘水田為鹵也如淳曰術大道也師古曰川謂水之通流者也沈謂居深水之下也丘鹵鹵之地補注王念孫曰沈當為

[illegible]

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又膠水注曰膠水北歷土山注於海土山以北悉鹽坑數坑字皆坑字之誤北堂書鈔酒食部五引齊地記曰齊有皮邱坑民煮坑水爲鹽是其證也淮南地形篇東南方曰具區曰元澤元者亢之誤顧初學記地部上太平御覽地部一引淮南並作沆是其證也又文選西京賦游鵝高輦絕阮踰斥阮與斥同類皆謂澤也阮卽沆字也故漢書趙充國傳曰出鹽澤過長阮李善注阮音剛失之後書馬融傳彌綸阮澤泉半陵山陵與山同類阮與澤同類李賢注以阮爲壑亦失之定出賦

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

師古

曰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爾雅曰采寮官也說者不曉采地之義因謂菜地云呂種菜非也

是謂百乘之家

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

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

補注錢大昭曰漢舊儀九夫爲井四

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乘乘則具車一乘四馬步卒三十六人千乘之國馬四千匹步卒三萬六千人爲三軍大國也次國二軍

小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

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曰搜夏

拔舍曰苗秋治兵曰獮冬大閱曰狩

師古曰振旅整眾也搜搜擇不任孕者拔舍草止不妨農

也苗為苗除害也治兵觀威武也編應殺氣也大閱簡車馬也狩

火田一日狩守也圍守而取之拔音步末反補注先謙曰官本考

證云搜周禮及左傳原文俱作蒐案荀紀亦作蒐蒐搜義同字通

皆閱擇之意釋天郭注搜索不任者主父偃傳注蒐蒐索也取不

孕者任即孕也顏注作任孕明衍皆於農隙已講事焉師古曰隙

一字拔當為芟芟舍見大司馬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師古

和習之也補注宋祁曰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師古

邵本習之也無之字音竹兩反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連帥

音所類反比年簡車師古曰比年頻年也卒正三年簡徒師古曰比羣牧五載大簡車徒

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周道衰法度墜師古曰墜即墮

反至齊桓公任用管仲而國富民安公問行伯用師之道師古曰

霸管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

已速得志矣於是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師古曰寓寄也寄於故

卒伍定庫里而軍政成庫郊連其什伍師古曰五人為居處同樂

死生同憂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

足曰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曰安諸夏師古曰攘卻也諸夏中國

之諸侯也夏大也言大齊威既沒晉文接之補注先謙曰官本齊威作晉桓亦先

於四夷也攘音人羊反法應劭曰搜於被廬之地作執秩曰為六官之

定其民作被廬之法法因曰名之也師古曰被廬晉地也被音皮

義反總帥諸侯送為盟主師古曰送互也音大結反然其禮已頗僭差又隨時苟

合曰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二伯之後後漢曰陵夷師古曰陵夷漸也陵夷

讀替也二伯齊桓公晉文公也伯讀曰霸至魯成公作丘甲師古曰丘上十六井也止出

甸甸六十四井也乃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

卒七十二人耳今乃使丘出甸賦違常制也一說別令人為丘作

甲也士農工商四類異業甲者非凡人所能為而令作之譏不正也

也補注沈欽韓曰案顏前說襲杜預後說本穀梁賈驥雖皆非也

顧炎武左傳補正云周制四丘為甸旁加一里為成共出長穀一

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則丘得十八人不及一甲今作丘甲

之禮沒於淫樂中矣雄桀之士因執輔時作為權詐曰相傾覆吳

有孫武齊有孫臏師古曰臏音頻忍反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垂

著篇籍補注葉德輝曰四人當此之時合從連衡師古曰衡橫也

魏燕趙為從秦國為衡從音子容反謂其地轉相攻伐代為雌雄

形南北從長也秦地形東西橫長故為衡也轉相攻伐代為雌雄

師古曰代亦迭也補注齊愍曰技擊彊孟康曰兵家之技巧技巧

先謙曰官本無亦字魏惠曰武卒奮師古曰奮盛起秦昭曰銳士勝師

以立攻守之勝補注先魏惠曰武卒奮師古曰奮盛起秦昭曰銳士勝師

謙曰孟說本藝文志魏惠曰武卒奮師古曰奮盛起秦昭曰銳士勝師

日銳勇利補注先謙曰技擊武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曰孫吳

卒銳士並詳見荀子議兵篇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曰孫吳

為宗時唯孫卿明於王道師古曰孫卿楚人也姓荀字況避漢宣

字作名是無也字孫而非之曰彼孫吳者上執利而貴變詐施於

卿非避諱詳藝文志而非之曰彼孫吳者上執利而貴變詐施於

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閒師古曰言有上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

變而詐也夫仁人在上為下所印師古曰印猶子弟之衛父兄若

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也師古曰扞禦難也音下旦反鄰國望我

歡若親戚芬若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仇讎人情豈肯爲其所惡

而攻其所好哉故曰桀攻桀猶有巧拙曰桀詐堯若卵投石夫何

幸之有師古曰言往必破碎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

遏師古曰殷頌長發之詩也武王謂湯也虔敬也遏止也言湯建號與師本猶仁義雖執威鉞曰敬爲先故得如火之盛無能止也

補注王念孫曰旆本作發今作旆者後人依毛詩改之也荀子議兵篇韓詩外傳並引詩武王載發此志上下文所引皆議兵篇

文故其字亦作發發謂興師伐桀也陶風七月箋曰載之言則也武王載發武王則發也律歷志述周武王伐紂之事曰癸巳武王

始發與此發字同義毛詩作旆者借字耳也說見經義通考據顏氏注云言湯建號與師本由仁義雖執威鉞以敬爲先與師二字

正釋發字而不言載旆則所見本是發言曰仁誼綏民者無敵於

天下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補注先謙曰荀子得一首者則賜賁金無本賞矣

楊注斬得一首則官賜金賁之斬首雖戰敗亦賞不斬首雖勝亦不賞事小敵脆則嬪可用也師古曰嬪

與倫同謂苟且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師古曰鉅大也渙然散貌是亡國之兵也魏氏

武卒衣三屬之甲服虔曰作大甲三屬竟人身也蘇林曰兜鍪也盆領也髀禪也如渫曰上身一髀禪一距數一

凡三屬也師古曰如說是也屬聯也音之欲反憚音陞陞即歷字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盆作盤是操十二石之弩

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師古曰个讀曰箇箇枚也冑兜鍪也

冠冑帶劍者著兜鍪而又帶劍也贏謂擔負也音盈補注先謙曰荀子負下有服字服弩矢箠也此無服字言負矢則有服可知

日中而趨百里師古曰中一日之中補注先謙曰俞樾云日中者自旦至於日中蓋半日而趨百里也若謂一日之中

中則但云日趨百里足矣先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師古曰中試案官本注曰下有口字

仲反復音方日反補注先謙曰試之而中程則用為武卒優之如

此如此則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

秦人其生民也陘陘其使民也酷烈師古曰陘地小也陘險固也

謙曰郝懿行云陘陘猶狹陘也謂民生計窮蹙荀子王霸篇生民則致貧陘語意正同案郝說是也劫之曰執隱之

曰陘鄭氏曰秦地多隘陘隱其民於陘中也臣瓚曰秦政急峻隱括其民於隘狹之法師古曰鄭說是也補注劉台拱曰隱如

隱民多取食焉之隱秦生民之道陘陘無餘地使之隱約窮困不

自勝賴乃重為殺敵之賞以誘之故荀子又曰陘而用之得而後功之亦

狃之曰賞慶道之曰刑罰師古曰狃串習也音女九反道讀曰導補注先謙曰荀子道作

也蓋卽道之借字說文逼迫也或作道道之以刑罰迫之以刑罰

也置國篇云大燕爾吾後亦謂迫吾後也班改篇爲道傳寫者遂

謬爲道耳顏讀道爲導不思使其民所已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

刑不可言導也官本九作敎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服虔曰能得著甲者五人首使得

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隸役五家也如淳曰役隸五家是

爲相是最爲有數魏最爲有術數也故能四世有勝於天下然

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師古曰未有安制矜節之理

也師古曰矜特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特作持安故雖地廣兵彊

鰓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己也蘇林曰鰓音慎而無禮則鰓之

師古曰鰓音先祝至于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

反軋音於黠反然猶未本仁義之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已遇

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已直秦之銳士師古曰直秦之銳士不

可已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已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

師者不陳師古曰戰陳之義本因陳列爲名而音變耳字則作陳

更無別體而末代學者輒改其字旁從車非經史之本

文也今宜依古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修

百僚咎繇作士師古曰士師理官謂司寇之職也命曰蠻夷猾夏

寇賊姦軌師古曰成書舜典舜命咎繇之文也猾亂也夏諫而刑

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眾而放禽桀紂師古

日謂湯誓秦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彊楚使貢周室師古

誓牧誓是也北伐山戎為燕開路師古曰謂莊三十年

僖四年伐楚次于陘責存亡繼絕功為伯首師古曰謂存三亡國所謂善戰不敗者也

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師古曰謂定四年吳入郢楚父老

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師古曰

如此相與從之或犇走赴秦號哭請救師古曰謂申包胥如秦人

憐之謂之出兵師古曰謂秦子蒲子武帥車五百乘已救楚也補

疑後人所加先謙曰官二國并力遂走吳師師古曰謂子蒲大敗

本謂作為謂為同字夫樂王于沂遂射之

子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補注

昭王返國

師古曰吳師已歸楚子入郢

所謂善

敗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世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

之徒奮其爪牙禽獵六國已并天下

師古曰言如獵之取獸

窮武極詐士民

不附卒隸之徒還為敵讎

師古曰謂陳勝吳廣英布之徒也

焱起雲合果共軋之

師古曰焱疾風也如焱之起言其速也如雲之合言其盛也焱音必遙反

斯為下矣凡兵所已存亡繼

絕救亂除害也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

師古曰言其同盛衰也

至

於末世苟任詐力已快貪殘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孫吳

商白之徒皆身誅戮於前而功滅亡於後

師古曰孫武孫臏吳起商鞅白起也補注錢大

昭曰功監本閩本作國先謙曰官本作國是

報應之執各已類至其道然矣漢興高祖

躬神武之材行寬仁之厚總肇英雄已誅秦項任蕭曹之文用良

平之謀騁陸鄺之辯明叔孫通之儀文武相配大略舉焉天下既

定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

師古曰踵因也補注沈欽韓曰漢官儀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以為衛士一歲

為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陣八月太守都尉令長相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家為樓船亦習戰射行船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鄆

塞烽火追虜材官樓船年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

增七校晉灼曰百官表不常置故此言七也補注沈欽韓曰中壘

校尉掌北軍壘門又掌西域不領兵故但云七校晉灼言胡騎不常置故七此是在後之制非武帝制也外有樓船皆

歲時講肄修武備云師古曰肄習也音弋二反至元帝時曰貢禹議始罷角抵

補注先謙曰初元五年事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並

用之師古曰五材金木水火土也廢一不可誰能去兵補注先謙曰左傳襄二

鞭朴不可弛於家師古曰弛放也音式余反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

天下補注沈欽韓曰語見呂覽蕩兵篇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孔子曰工欲

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

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

則威之所制者廣補注沈欽韓曰以上語出文子三代之盛至於刑錯兵寢者其

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

師古曰刑錯兵寢皆謂置而非用也補注何焯曰此兼爲建武以還悉罷郡國

都尉之官罷材官樓船士歲時不講肄武備言之

昔周之法建三典曰刑邦國詰四方

師古曰

詰責也音口一反字或作詰音工到反詰謹也呂刑治之令謹敕也

一曰刑新邦用輕典

師古曰

立君之國其人未習於教故用輕法

二曰刑平邦用中典

師古曰承平守成之國則用中典常行之法也

三

曰刑亂邦用重典

師古曰篡殺畔逆之國化惡難移則用重法誅殺之也自此已上皆司寇所職也補注周壽昌

日漢遜邦爲國此出周禮秋官本作新國平國亂國此志引之皆

云邦蓋因避邦字與論語異國百年遜邦字與論語異

可證先謙曰官本皆作大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

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

師古曰墨黥也鑿其面曰墨淫之劓截鼻

也宮淫刑也男子割腐婦人幽閉刑斷足也殺死刑也自凡殺人此已上司刑所職也劓音牛冀反刑音五刮反又音月

者踣諸市

師古曰踣謂斃之也音妨付反

墨者使守門

師古曰黥而之劓者使守

閭

師古曰人道既

則者使守圉

師古曰

獸無足可也

完者使守積

師古曰完謂不虧其體但居作也積其奴男積聚之物也自此已上掌戮所職也

其奴男

子入于罪隸

李奇曰男女女子入于罪隸徒總名為奴

女子入春槁

孟康曰主暴殲春之也韋昭曰春春人傷槁人也給

此二官之役師古曰槁音古老反補注王念孫曰女

凡有爵者與

七十者與未齒者皆不為奴

師古曰有爵謂命士已上也齒毀齒男子八歲女子七歲而毀齒矣自此

呂上司厲

周道既衰穆王既荒命甫侯度時作刑已詰四方

師古

所職也王昭王之子也享國既百年而王既荒忽乃命甫侯為司寇商

度時宜而作刑之制已治四方也甫國名也既音莫報反度音大

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

師古曰釐罰去膝頭

頻忍反補注齊召南曰案釐呂刑作刑

五刑之屬三千

師古曰五

千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

補注何焯

序甫刑而無一言及於金贖蓋以唐虞之法止於官府學校鞭朴

輕刑而又情法可議者穆王則五刑皆得罰鍰以見衰世做法不

傳中駁難張敞之議致其意焉

春秋之時王道寢壞教化不行

師古

漸也

子產相鄭而鑄刑書

師古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鑄刑法於鼎事在昭六年晉叔嚭非

之曰師古曰叔轡晉大夫羊舌肸也昔先王議事曰制不為刑辟

李奇曰先議其犯事議定然後乃斷其罪不為一成之刑著於鼎

也師古曰虞舜則象曰典刑流宥五刑周禮則三典五刑曰詰邪

國非不豫設但弗宣露使人知之補注王引之曰議讀為儀儀度

也謂度事之輕重以斷其罪不豫設為定法也古字多以議為儀

說見經義懼民之有爭心也補注先謙曰杜注法猶不可禁禦是

述聞左傳懼民之有爭心也豫設則民知爭端

故閑之曰誼糾之曰政師古曰閑防也糾舉也行之曰禮守之曰信奉之曰

仁師古曰奉養也制為祿位曰勸其從師古曰勸其從教之心也嚴斷刑罰曰威其淫

淫師古曰淫放也懼其未也故誨之曰忠慢之曰行晉灼曰慢古疎字也師

項反補注錢大昭曰說文慢懼也从心雙省聲春秋傳曰驕氏慢

慢即慢也顏訓慢為驕非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左傳作驕之以行

教之曰務師古曰時所急使之曰和師古曰悅臨之曰敬莅之曰彊師古

謂監視也斷之曰剛補注先謙曰杜注義斷恩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

慈惠之師師古曰佐也長師皆列職之首也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

禍亂民知有辟則不思於上並有爭心曰徵於書而徵幸曰成之

弗可為矣

師古曰辟法也為治也權移於法故人不畏上因危文

因危文以生爭緣微幸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

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韓昭曰謂正刑五及流贖鞭朴也補注沈欽

耳紀年帝芬三十六年作國土墨子非樂篇湯之官刑有之曰其

紀年祖甲二十四年重作湯刑周書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

正刑書太史策刑書九篇以升授大正先謙曰晉志夏后氏之王

天下也則五刑之屬三千殷因於夏有所損益又云傳曰殷周之

質不勝其文及昭后征穆王斯耄爰制刑辟以詔四方奸宄宏

有亂政而作九刑者也案叔向所云總以作刑為非治世之政耳

下叔世對三辟之典皆叔世也韓曰晏子諫篇三辟著於國左傳

上世言也三辟之典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

正義服虔云政衰為叔世叔世今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

政所謂夏殷周亂將曰靖民不亦難乎師古曰靖安詩曰儀式刑文

王之德曰靖四方為儀式則四方曰靖靖之詩也言法象文王之德曰

傳同今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又言法象文王則萬國皆信順

也。如是何辟之有？師古曰：若詩所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

師古曰：取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師古曰：喻微細。亂獄滋豐，貨賂並行。師古曰：滋，

益也。終子之世，鄭其敗。庠子產報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材，不能及子

孫。吾曰：救世也。師古曰：言雖非長久之法，且救當時之敝。補注：先

知爭端也。後世作為刑書，惟恐不備，俾民之知所。嬖薄之政，自是

滋矣。孔子傷之曰：導之曰德，齊之曰禮，有恥且格。導之曰政，齊之

曰刑，民免而無恥。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格，正也。言用德禮

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師古曰：亦論

之言也。禮曰：治人樂曰易俗。二者不興，則刑罰濫矣。錯，置矣。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所字，末作也。是孟氏使陽膚為

士師。師古曰：亦論語所載陽膚。問於曾子。師古曰：問何。亦曰：上失

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師古曰：此曾子對辭。前

由上失其道，非下之過。今汝雖得獄情，當哀矜之，勿自喜也。補注：宋祁曰：自喜，姚本刪。自字先謙曰：官本對作答前。前，一作言。民，陵

夷至於戰國韓任申子

補注先謙曰藝文志法家有申子六篇

秦用商鞅

補注沈欽韓曰魏志

商君以法經六篇入說于秦唐律疏議商鞅傳授改法為律

連相坐之法

補注沈欽韓曰史記衛鞅令民為什伍相

收司連坐不造參夷之誅

師古曰參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

告姦者屢斬

師古曰鼎大而無足曰鑊百人也補注先謙曰晉志秦文初造參夷始皇加之抽脅說又不同

鑊亨之刑師古曰鼎大而無足曰鑊百人也補注先謙曰晉志秦文初造參夷始皇加之抽脅說又不同至於

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

墨師古曰躬身也操執持也音十高反畫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曰縣石之一服虔

稱也石百二十斤也始皇省讀文書曰百二十斤為程補注先謙曰始皇紀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呈與

程而姦邪竝生赭衣塞路圜圜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漢興高

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劓削煩苛兆民

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已禦姦

師古曰禦止也於是相國蕭何據撫秦法師古曰據撫謂收拾也據音九問反撫音之石反取其

宜於時者作律九章補注沈欽韓曰晉志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與廢戶三篇

合為九篇當孝惠高后時百姓新免毒蠶人欲長幼養老

師古曰蠶音呼各反補注

先謙曰說文蠶螫也从虫若省聲今作茲同

蕭曹為相填呂無為

師古曰言呂無為之法填安百姓也填音

竹刃反

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是呂衣食滋殖刑罰用稀及孝文即位

躬脩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

補注何焯曰此平刑之本

而將相皆舊功臣少

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

告訐之俗易

師古曰訐而相斥罪也音居謂反補注沈欽韓曰論語集解包咸曰訐謂攻發人之陰私顏解本說文先

謙曰官本注作

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寢息

師古曰畜積曰

蓄寢益也

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

師古曰

息生也

是呂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

師古曰謂普天之下重罪者也

有刑錯之風

即位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公

補注沈欽韓曰史記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淄人姓淳于名意有

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

師古曰逮及也辭之所及則追捕之故謂之逮一日逮者在道將送防禦不釋若今

之傳送囚也補注先謙曰一說是官本詔作防

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其女曰

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

補注朱祁曰姚本益也刪去也字先

與此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

師古曰緹縈女名也縈音他弟反補注先謙曰索隱縈音啼鄰氏音體也

迺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

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

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雖後欲改

過自新其道亡繇也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由從也

妾願沒入為官婢已贖父刑

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

補注朱子文曰於文書奏下多天子二字前日上書非上於天子而何後曰書奏非

奏于天子而何若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文字直而美先謙曰此即用史記文紀文朱強作解事多此類天子憐悲其

意

補注先謙曰倉公傳贊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

遂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

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

補注先謙曰注詳武紀

何治之至也今

法有肉刑三

孟康曰黥劓二則左右趾合一凡三也補注朱祁曰姓本二則刪去則字先謙曰二則則乃別之誤而

姦不止其咎安在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

師古曰與讀曰與

吾甚自

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

師古曰道讀曰導補注先謙曰史記文紀訓作駢駢訓古通詩

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

師古曰大雅洞酌之詩也言君子有和樂簡易之德則其下尊之如父親之如母也

補注先謙曰官本簡易作易簡

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

道亡繇至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

師古曰息生也

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補注先謙曰文紀十三年

有呂易之及令罪人各呂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

曰其不亡逃者滿其年數得免爲庶人

具爲令

師古曰使更爲條制

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

奏言肉刑所呂禁姦所由來者久矣陛下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

過被刑者終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於盛德臣

等所不及也

補注先謙曰詳語氣至字下屬則至於二字開文上云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是至字當上屬明矣

下引平勃奏云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與此文法一例於疑甚之譌

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

爲城旦舂

臣瓚曰文帝除肉刑皆有呂易之故呂完易髡呂答代

此當言髡者完也補注先謙曰官本代刑作代刑引朱祁曰代刑姚本改作代刑先謙案注此當言髡者完也言字應在當字上不

加髮鬚則謂之完男子城旦婦人春以欵左右
趾代刑尋志文定律實不然說文欵歷錯也 當黥者髡鉗為城

旦春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

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

皆棄市 李奇曰命逃亡也復於論命中有罪也晉灼曰命者名也

棄市也殺人先自告謂殺人而自首得免罪者也吏受賕枉法謂

曲公法而受賂者也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即今律所謂主守自

盜者也殺人害重受賕盜物贓汗之身故此三罪已被論名而又

犯笞亦皆棄市也今流俗書本笞三百笞五百之上及劓者之下

有籍笞字復有笞罪亦云復有籍 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春滿三

歲為鬼薪白粲 補注先謙曰鬼薪白粲三歲刑解見惠紀此下並

歲得減此刑是鬼薪白粲 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

免為庶人 師古曰男子為隸臣女子為隸妾鬼薪白粲滿三歲為

自鬼薪白粲遷減故隸臣妾一歲即免為庶人與 隸臣妾滿二歲
下本罪為隸臣妾者不同注三歲誤當為一歲 司寇一歲及作
為司寇 補注先謙曰此本罪為隸臣妾者功臣表
戚侯李信臣坐縱丞相侵道為隸臣是也

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

如清曰罪降為司寇故一歲正司寇故二歲也補注先謙曰漢舊儀司寇男備

守女為作如司寇皆作二歲

其亡逃及有罪耐已上不用此令

師古曰於本罪中又重犯者也

補注宋祁曰罪耐姚本作耐罪

前令之刑城旦舂歲而非禁錮者如完為城旦舂

歲數已免

李奇曰謂文帝作此令之前有刑者補注宋祁曰如完姚本刪如字先謙曰但非須加禁錮並依四歲例免之

臣昧死請制曰可

補注先謙曰紀文帝並除宮刑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

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

師古曰斬右止者棄市故入於死已笞五百代斬左止笞三百代劓等數既多亦不活也補注宋祁曰姚本改入於作人多先謙曰後書

崔寔傳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景帝元年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官本右作若

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

孟康曰重罪謂死刑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師古曰謂不能

自起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全至中六年

又下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

百

補注沈欽韓曰唐律疏議今律云累決笞杖者不得過二百蓋循漢制

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

所曰教之也其定箠令

師古曰箠策也所曰擊者也音止案反

丞相劉舍御史大夫

衛綰請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

補注先謙曰唐志漢用竹後世更以楚

當笞者笞臀

如淳曰然則先時笞背也師古曰笞音徒門反補注周壽昌曰

案漢法先或笞背後但鞭背耳書鞭作官刑鞭也扑作教刑杖笞也自是以來鞭杖笞兼用梁天監時尙有制鞭法鞭常鞭三等之

差載在令典鞭以皮爲之有生革熟韃之分至隋始除鞭刑唐太宗覽明堂錄灸圖見人之五臟皆近背鍼灸失所則其害致死歎

曰夫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至毋死乃詔罪人毋鞭背自是鞭刑永除知當日是鞭背非笞背也

得更人

師古曰謂行笞者重北齊刑律笞者笞臀而不中易人皆承漢

也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酷吏猶曰爲威死刑既重而

生刑又輕民易犯之及至孝武卽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

好徵發煩數百姓貧耗

師古曰耗損也音呼到反

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軌不

勝於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

法

師古曰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爲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并連坐也補注先謙曰食貨志自公孫宏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

峻文決理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咸宣傳

帝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

至小吏主緩深故之罪孟康曰孝武欲急刑吏深急縱出之誅師古

者皆死日吏釋罪人疑召為縱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寢密師古

出則急誅之亦言尚酷漸也其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補注先謙曰晉志叔孫通益律所

下亦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

漢事決事集為令甲以下三百餘篇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師古曰比呂文書盈於

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呂郡國承用者駁師古曰不曉其或罪同

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師古曰弄法而受財若市買之所欲活則

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師古曰附議者咸冤傷之宣帝自在閤

閤而知其若此及即尊位廷吏路溫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

存治獄之吏是也語在溫舒傳上深愍焉迺下詔曰聞者吏用法

巧文寢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與邪不辜蒙戮晉灼

曰當重而輕使有罪者起邪惡之心也師古曰有罪者更與邪惡無辜者反陷重刑是決獄不平故父子悲恨朕甚

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如淳曰廷史廷尉史也呂囚辭決獄事為鞠謂疑獄也李

奇曰鞠窮也獄事窮竟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其為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

曰稱朕意於是選于定國為廷尉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定國為廷尉在地節元年前一歲本始四

年詔律令有可罰除以安百姓條奏見宣紀北魏志定國為廷尉集諸法律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求明察寬恕

黃霸等曰為廷平季秋後請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如淳曰宣

室布政教之室也重用刑故齋戒曰決事晉灼曰未央宮中有宣室殿師古曰晉說是也賈誼傳亦云受釐坐宣室蓋其殿在前殿

之側也齋則居之補注先謙曰官本無晉說是也四字獄刑號為平矣時涿郡太守鄭昌上

疏言聖王置諫爭之臣者非曰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

非曰為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

正若開後嗣補注先謙曰開啟導之意不若刪定律令師古曰刪刊也有不律便者則刊而除之

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曰理

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

蘇林曰招音翹也舉也猶賣弄也孟

康曰招求也招致權著已也師古曰孟說是也

宣帝未及修正

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正監本訛政今改

至

元帝初立迺下詔曰夫法令者所宜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

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

師古曰羅網也不逮言意識所不及

斯豈刑中之意哉

師古曰其議律令可蠲除輕

減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

補注先謙曰初元五年省刑法七

保父母同產之令見元紀

至成帝河平中復下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

辟之罰其屬二百

師古曰甫刑即周書呂刑初為呂侯號曰呂刑後為甫侯故又稱甫刑

今大辟之

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它比曰益滋

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已定罪也它比謂引它類已比附之稍增律條也奇音居宜反

自明習者不知所由

師古曰

欲已曉喻眾庶不亦難乎於已羅元元之民天絕亡辜豈

不哀哉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刑及

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師古曰

典之辭恤憂也其審核之務準古法師古曰核朕將盡心覽焉有

司無仲山父將明之材師古曰有司曰下史家之言也大雅蒸人

仲山父明之將行也否不善也言王有誥命則仲山父行之邦國若否

國有不善之事則仲山父明之故引已為美傷今不能然也

能因時廣宣主恩建立明制為一代之法而徒鉤撫微細毛舉數

事已塞詔而已師古曰毛舉言舉豪毛之事輕小之甚塞猶當者

云元哀二帝輕殊死之刑一百二十三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

是已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法吏易殺人又言丞相王嘉輕為穿

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東觀記云元帝法律

少所改更孝成孝哀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等罷已數年

之閒虧除先帝舊約據此統奏不專斥嘉也班云有司毛舉塞詔

蓋亦即指嘉等但統已輕減為非班已毛舉為非用意各別亦足

見當日有司去取是已大議不立遂已至今議者或曰法難數變

失宜無所逃責矣此庸人不達疑塞治道聖智之所常患者也師古曰塞故略舉漢

興已來法令稍定而合古便今者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

吞舟之魚師古曰言疏闊也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

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止補注先謙曰官本止作趾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

於市師古曰菹謂醢也菹音側於反補注李光地曰菹醢殺紂之刑楚詞后辛之菹醢兮殷宗川之不長其誹謗詈

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至高后

元年乃除三族罪祇言令孝文二年又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

之正所曰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

子同產坐之及收補注沈欽韓曰坐者核其輕重減本人朕甚弗

取其議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補注錢大昕曰公卿表孝文元

太尉周勃為右丞相八月勃免平獨為丞相二年十月丞相平薨

十一月勃復為丞相是平勃同為丞相在元年非二年也文帝紀

元年十二月除收帑相坐律正平勃並相之時志云二年誤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曰累

其心使重犯法也師古曰重難也累音力瑞反補注先謙曰淮收

之道所由來久矣臣之愚計曰為如其故便文帝復曰朕聞之

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師古曰慤謹也音上角反且夫牧民而道之曰善者

吏也師古曰道讀曰導已善導之也既不能道又曰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

民為暴者也師古曰法害於人是法為暴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平勃乃曰陛

下幸加大惠於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

及也臣等謹奉詔盡除收律相坐法其後新垣平謀為逆復行三

族之誅由是言之風俗移易人性相近而習相遠信矣師古曰論語云孔子

曰性相近習相遠也言人同稟五常之性其所取舍本相近也但所習各異漸漬而移則相遠矣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未矣作也

夫曰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猶有過刑謬論如此甚也而況庸材溺

於末流者乎周官有五聽八議三刺三宥三赦之法師古曰刺殺也訊而有罪

則殺之也宥寬也赦舍也謂釋置也五聽一曰辭聽師古曰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師古曰觀其

其顏色不直則變三曰氣聽師古曰觀其氣息不直則喘四曰耳聽師古曰觀其聽五

曰目聽師古曰觀其瞻視不直則亂八議一曰議親師古曰王之親族也補注沈欽韓曰唐律注謂皇帝

祖免已上親及太皇太后皇太后二曰議故師古曰王之故舊也

總麻已上親皇后小功已上親三曰議賢師古曰有德行者也補注沈欽韓曰唐律

疏議謂宿得侍見三曰議賢周官注鄭司農云若今時廉吏有罪五曰

特蒙接遇歷久者四曰議能有罪四曰議能師古曰有道執者五曰

先請四曰議能有罪四曰議能師古曰有道執者五曰

是也四曰議能有罪四曰議能師古曰有道執者五曰

議功師古曰有大勳力者補注沈欽韓曰疏議謂能斬將奪旗六

曰議貴師古曰爵位高者也補注沈欽韓曰鄭七曰議勤師古曰

事國者也補注沈欽韓曰疏議謂大將吏恪八曰議賓師古曰謂

居官次夙夜在公若遠使絕域經涉險難者八曰議賓前代之後

王所不臣者也自五聽已三刺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

下至此皆小司寇所職也三刺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

萬民師古曰訊三宥一曰弗識二曰過失三曰遺忘師古曰弗識

舉節拱字也桎音之曰反弊音蔽補注周壽昌曰鄭司農注舉高

省兩手共一木也桎音之曰反弊音蔽補注周壽昌曰鄭司農注舉高

皇帝七年補注先謙曰據高紀是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

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補注先謙曰官本自今

已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補注先謙曰讞者二千

石官已其罪名當報之師古曰當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

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傳所當比律令已聞師古曰傳

上恩如此吏猶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年復下詔曰諸獄疑雖文

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補注先謙曰此止摘其後獄吏

復避微文遂其愚心至後元年又下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愚智官

有上下獄疑者讞有令補注先謙曰讞者已報讞而後不當讞者

不為失師古曰解自此之後獄刑益詳近於五聽三宥之意三年

復下詔曰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師古

日屬音其著令年八十已上八歲已下及孕者未乳師古曰乳產也音人喻反

師朱儒如淳曰師樂師首替者當鞠繫者頌繫之師古曰頌讀曰容容寬容之不

桎至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詔曰朕念夫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

既衰亦無暴逆之心今或羅于文法補注先謙曰官本羅作羅是執于囹圄不

得終其年命朕甚憐之自今已來諸年八十非誣告殺傷人它皆

勿坐至成帝鴻嘉元年定今年未滿七歲賊鬪殺人及犯殊死者

上請廷尉已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定

近古而便民者也師古曰近音其斷反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

爲國百年可已勝殘去殺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此謂若有受命之王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勝

殘謂勝殘暴之人使不爲惡去殺不行殺戮也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已德教師古曰被

加也音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

百年勝殘去殺矣師古曰論語稱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于室也言善人不但修踐舊迹而已固

少自創制然亦不能入聖人之
室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也字此為國者之程式也今漢道至盛

歷世二百餘載師古曰今謂撰志時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閒斷獄殊

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如淳曰率天下犯罪者千口而有一人死耐罪上至右止三倍

有餘李奇曰耐從司寇百上至右止為千口三人刑古人有言滿堂而飲酒有一人鄉隅

而悲泣師古曰鄉隅則一堂皆為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譬猶一堂

之上也補注葉德輝曰文選筮賦注引說苑曰古人于天下譬一堂之上今有滿堂飲酒有一人獨索然向隅泣則一堂之

人皆不樂韓詩外傳曰眾或滿堂而飲酒有人向隅悲泣則一堂為之不樂故一人不得其平為之悽

愴於心今郡國被刑而死者歲已萬數天下獄二千餘所補注先謙曰地理志縣邑道侯國一千五百八十七續志注孝武帝

道中都官獄二十六所此二千餘所二蓋一字之誤其冤死者多

少相覆獄不減一人此和氣所已未治者也原獄刑所已蕃若此

者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反禮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桀務私姦不輒

得獄豢不平之所致也服虔曰鄉亭之獄曰豢臣瓚曰獄岸獄訟也師古曰小雅小宛之詩云宜岸宜獄瓚

說是也補注沈欽韓曰服虔說本韓詩釋文云岸韓詩作犴云鄉

亭之繁曰犴朝廷曰獄風俗通犴司空也案司空即園土之類說

文一說犴野犬犬所書云伯夷降典慈民惟刑師古曰周書甫刑

以守故謂獄為犴

伯夷下禮法曰道人習知禮然後用刑也補注先謙曰世本伯

夷作五刑此典禮兼作刑之證大傳引書曰折民以刑則今文作

折班用今文據下文意志文作折無疑後人用馬本改慈顏注未審言制禮曰止刑猶隄之防溢水

也今隄防凌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饑寒並至窮斯濫

溢豪桀擅私為之囊橐師古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姦有所隱則

狃而寢廣師古曰狃申習也寢此刑之所曰蕃也孔子曰古之知

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師古曰省謂減除

本也不失有罪事止聽訟所已為末補注沈欽韓曰孔叢論列篇

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

遠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夫有罪其於怨寡矣又曰今之聽獄

者求所已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已生之補注沈欽韓曰孔叢子

其意不惡其人求所已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今之聽訟者惡

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已殺是反古之道也與其殺

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驅已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

多後患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

師古曰鬻賣也疫癘病也音育疫音役補注葉德輝曰淮南說林

訓鬻棺者欲民之疾病也據此則諺語相承久矣先謙曰官本應作厲

非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

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凡此五疾

補注先謙曰禮教不立一也刑法不明二

也民多貧窮三也豪桀務私姦不輒得四也獄豈不平五也上又分承言之

獄刑所已尤多者也自建

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禍人有樂生之慮

補注朱子文曰既云新免兵革之禍當曰

人有樂生之意慮字相去不遠此傳寫之誤也

與高惠之閒同而政在抑彊扶弱朝無

威福之臣邑無豪桀之俠已口率計斷獄少於成哀之閒什八可

謂清矣

師古曰十少其八也

然而未能稱意比隆於古者已其疾未盡除而

刑本不正善乎孫卿之論刑也

補注先謙曰語見正論篇

曰世俗之為說者已

為治古者無肉刑

師古曰治古謂上古至治之時也治音丈吏反

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履

赭衣而不純

師古曰菲草履也純緣也衣不加緣示有恥也菲音扶味反純音之允反補注先謙曰墨一名黥此墨黥

謂以墨畫當黥不加刻涅也荀子楊倞注引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以畫跪當黥呂草鑲當劓呂履紉當刑呂艾畢當宮又尚書大傳曰唐虞之象刑上刑紉衣不純中刑維屨下刑墨髡

為治古則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師古曰人不犯法則

象刑無所施也呂為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

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呂

禁暴惡且懲其末也師古曰懲止也補注錢大昭曰荀子作微其

呂來侯者表引作荆荼是微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

寬惡也故象刑非生治古方起於亂今也如淳曰古無象刑也所有象刑之言者近起今

人惡刑之重故遂推言古之聖君但呂象刑天下凡爵列官職賞

自治補注先謙曰官本生下有於字是荀子亦有尺孕反補注先謙

慶刑罰皆呂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師古曰稱宜也音

日稱權稱也失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莫

大矣焉補注錢大昭曰矣字衍荀子及夫征暴誅悖治之威也補

先謙曰荀子悻悻威作盛並形近字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

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李奇曰世所治者乃刑

輕也補注錢大昭曰李說非也楊倞曰為治世刑必行則不敢犯故重亂世刑不行則人易犯故輕其說得之犯治之罪

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補注先謙曰郝懿行云治期書云刑罰世

重世輕此之謂也師古曰周書市刑之辭也所謂象刑惟明者補

先謙曰官本考證云象言象天道而作刑師古曰虞書益稷曰咎

惟明言敬其次敘施安有菲屨赭衣者哉孫卿之言既然又因俗

說而論之曰補注先謙曰自此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

刑湯武順而行之者曰俗薄於唐虞故也補注沈欽韓曰通典丁

流宥五刑呂刑苗民作五虐之刑爰始淫為劓剕刑補注

在於蚩尤之代而堯舜呂流放代之故黥劓之文不載唐虞之籍

禹承舜禪與堯同治必不釋二聖而遠則兇頑固可知矣湯武之

有徵之言矣先謙曰據此文知班以肉刑始於夏禹而叔向

所云叔世對上世言之尤其明證丁說雖辨臆測之詞耳今漢

承衰周暴秦極敝之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曰

而御驛突

孟康曰曰繩縛馬口之謂驛晉灼曰驛古驛字也如淳曰驛音捍突惡馬也師古曰馬絡頭曰驛也補注先謙

日說文驛馬突也淮南汜論作驛馬高注驛馬突馬也驛即驛之省官本驛作驛絡作駮違救時之宜矣且除

肉刑者本欲曰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曰死罔民

失本惠矣

師古曰罔謂羅網也補注王念孫曰本惠當為本意字之誤也除肉刑曰全民文帝之本意也今曰死罔民則

失其本意本意二字承上本欲已全民而言若作本惠則非其指矣漢紀孝成紀作非其本意矣是其證唐魏徵羣書治要所引已

誤故死者歲曰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盜忿怒傷人男

女淫佚吏為姦臧

師古曰佚讀與逸同

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曰懲也

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既不畏又曾不恥刑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

吏公曰殺盜為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制不可勝條

是曰罔密而姦不塞刑蕃而民愈嫚

師古曰塞止也蕃多也音扶元反嫚與慢同

必世

而未仁百年而不勝殘誠曰禮樂闕而刑不正也豈宜惟思所曰

清原本之論

補注先謙曰豈宜宜也周語豈繁多寵章注豈辭也

刪定律令纂二百章已

應大辟

孟康曰纂音撰補注錢大昕曰說文纂具食也从食算聲或作𠄎从巽今人撰述字从手乃後人增加

其餘

罪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

李奇曰徵死邪徵廢邪補注王鳴盛曰魏志陳

羣議云漢除肉刑而增加答本與仁惻而死更眾所謂名輕實重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剪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制使淫者下於蠶室盜者刑其足永無淫放穿窬之患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卒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設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召刑代如此則所刑與所生足召相質矣今召答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肢體輕人軀命也其旨本班氏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

皆復古刑為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

師古曰詆謂誣也音丁禮反補

注先謙曰後書陳寵傳寵請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為三千悉刪除其餘令

與班同旨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

命得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

李奇曰殷亦中

順稽古之制成時雍之

化成康刑錯雖未可致孝文斷獄庶幾可及詩云宜民宜人受祿

于天

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蓋嘉成王之德云

書曰立功立事可曰永年

師古曰今文泰誓之

辭也永長也

言爲政而宜於民者功成事立則受天祿而永年命所謂

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者也

師古曰呂刑之辭也一人天子也言天子用刑詳審有福慶之惠則眾庶咸賴

之也

食貨志第四上

漢書二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王先謙補注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師古曰殖生也嘉善也

貨謂布帛可衣師古曰衣音於既反及金刀龜貝所曰分財布利通有無者

也師古曰金謂五色之金也黃者曰金白者曰銀赤者曰銅青者曰鉛黑者曰鐵刀謂錢幣也龜曰卜占貝曰表飾故皆為寶貨

也二者生民之本補注先謙曰日本影唐寫卷子本食貨志民字治字皆缺末筆見黎刻古逸叢書興自

神農之世斲木為耜燠木為耒耜之利曰教天下而食足師古曰斲

所也燠屈也耒手耕曲木也耜耒端木所曰施金也耜耒田也耜音似燠音人九反耒音來內反耜音乃耒耜反補注宋祁曰燠木當

為揉木燠玉篇曰而九切以火屈木曲案易作揉張照曰案揉者必以火熨則其字從火亦未為非古字不傳于今者甚多他書引

經與本文異者具有當存之以為經文古今異同之攷不得據今經而駁古史也宋說未必然又案宋本宋祁語至當為揉木而止

無玉篇以下云云今據凌本添錢大昕曰說文燦屈申木也採字說文不收當以燦為正史漢多古字率為校書人妄改子京猶不免爾何况餘子錢大昭曰未已南雍本閩本作未釋先謙曰官本已作釋據顏注作釋是日中為市致天下之

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師古曰自新木為耜

解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黃帝曰下通其變使民不

倦李奇曰器幣有不便於時則變更堯命四子曰敬授民時師古曰四

子謂義仲義叔和仲和叔也事見虞書堯典也補注宋舜命后稷

曰堯典也姚本刪去也字先謙曰唐寫本無也字舜命后稷

曰黎民祖飢孟康曰祖始也黎民始飢命棄為稷官也古文言阻

馬融說也宋說與注複出唐寫本今文尚書作祖飢孟康本是為政

首禹平洪水定九州師古曰九州謂冀沈青徐揚荆豫梁雍補制

土田各因所生遠近賦入貢萊應劭曰萊竹器也所呂盛方曰筐

所謂厥貢漆絲厥篚織文之類是也隋國而長也隋音林遷有無

他果反補注先謙曰注禹貢所謂唐寫本作貢篚謂若

萬國作乂師古曰林與茂同勉也言勸勉天下殷周之盛詩書所

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

位何曰守位曰仁何曰聚人曰財師古曰下繫之辭財者帝王所曰聚人

守位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

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補注先謙曰唐寫本無兩而字蓋均亡貧和亡寡安亡傾師古

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是曰聖王域民師古曰為邦域築城郭曰居之制廬井曰均之

師古曰井田之中為屋廬開市肆曰通之師古曰肆列也設庠序曰教之師古曰庠序禮官養老之

處士農工商四民有業補注宋祁曰姚本民作人學曰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

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鬻貨曰商師古曰鬻賣也鬻音弋六反補注葉德輝曰公羊成元年傳作

耶甲注云古者有四民一曰德能居位曰士二曰闢土殖穀曰農三曰巧心勞手以成器物曰工四曰通財鬻貨曰商疏云四民之言出齊語也即彼云處士就閒宴處農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

就田野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是也

受職故朝亡廢官邑亡敖民地亡曠土師古曰敖請逸游也曠空也理民之道

地著為本師古曰地著謂安土也音直略反補注周壽昌曰地著劉宋時謂之士著孝武帝大明初公卿博議有云士著

之人習翫日久通攷田賦二云自東晉寓居江左百姓南奔者竝謂之僑人往往散居無有土著南齊時亦稱土斷皆地著二字變

也故必建步立晦正其經界師古曰晦古畝字也補注六尺爲步

補注先謙曰司馬法云六尺爲步釋宮疏引白虎通云人踐三尺法天地人一人一舉足爲跬再舉足爲步踐三尺者半步然則六尺

爲步蓋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

通義也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爲八百八十晦餘二

十晦百爲廬舍師古曰廬田中屋也春夏居之秋冬則去補注宋

公羊趙岐注孟子范甯注穀梁皆本此志之說惟鄭康成毛詩箋稍爲不同詳見甫田孔疏先謙曰古卽則字同宋說非出入

相友守望相助疾病則救補注先謙曰官本則作相是民是已和睦而教化齊

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晦中田夫二百晦下

田夫三百晦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

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孟康曰爰於也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補注

錢大昕曰春秋左傳晉於是乎作爰爰出服虔孔晁皆云爰易也說爰爰作趙趙田易居也張湯傳傳爰書師古訓爰爲換與易同義

先謙曰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
家三百畝先鄭注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
種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賈疏家百畝者此謂上地年年個之
家二百畝者謂年別個百畝廢百畝家三百畝者以其地薄年年
個百畝廢二百畝三年再易
乃獨據此則爰訓易甚明
農民戶人
補注王念孫曰案農民戶人本作農民戶一人一人
二字對下眾男為餘夫言之下文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
一人又承此農民戶一人言之今本脫一字則文義不明通典食
貨一無一字亦後人依誤本漢志刪之周官載師注及疏已受田
引此竝作農民戶一人陳氏禮書引同則北宋本尚未誤

其家眾男為餘夫亦曰口受田如比
注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補
云志言受田之法與大司徒遂人所言略同但言餘夫受田如比
孟子言餘夫二十五畝朱子注俟其壯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地
則此二十五畝者十六以
後十九以前所受田也

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

謂平土可曰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洶鹵之地
晉灼曰洶盡
也為鹵之田

不生五各曰肥磽多少為差
師古曰磽磽磽也謂瘠薄之田也音
口交反補注沈欽韓曰左襄二十五

穀也
年傳正義賈逵云山林之地九夫為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

九夫為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為辨七辨而當一井
鹵之地九夫為表六表而當一井彊涼之地九夫為

鹵之地九夫為表六表而當一井彊涼之地九夫為
鹵之地九夫為表六表而當一井彊涼之地九夫為

鹵之地九夫為表六表而當一井彊涼之地九夫為
鹵之地九夫為表六表而當一井彊涼之地九夫為

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為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皋有賦

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先謙曰官本顏注磽字不重有賦

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師古曰賦謂計口發財稅謂收其田入也什一

謂十取其一也工商衡虞雖不墾殖亦取其稅者工賦共車馬甲有技巧之作商有行販之利衡虞取山澤之材產也

兵士徒之役師古曰徒眾也共讀曰供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

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

補注沈欽韓曰案志言六十歸田疑非也一夫受田其長男則為永業矣苟非戶絕與遷徙不得還於公家餘夫壯有室猶受百畝

之田豈老者不得還授其子而官更追入之乎魏齊以下有還受之限者原以墾荒招止使定土著之籍公田有限既集其事則任

其營生意非主乎養民也葉德輝曰六十歸田謂歸公田非歸私田也故下文云七十以上上所養也正謂六十歸田以後則上養

之十歲以下十一以上正謂二十以內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此時未授田故為上所長所強沈說非

百下上所長也十一百上上所強也師古曰勉強勸之令種穀必習事也強音其兩反

雜五種百備災害師古曰歲月有宜及水旱之利也種即五穀謂黍稷麻麥豆也補注先謙曰唐寫本注種上有

兩五字當衍一字存一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補注錢大昭曰齊民要術注云

五穀之田不宜樹果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匪直妨耕種損禾

苗抑亦情夫之所休息豎子之所嬉游沈欽韓曰管子國軌篇田

中有木者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師古曰力謂勤作之也如

謂之穀賊謂之穀賊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寇盜之至謂促遽之甚恐

為風雨還廬樹桑師古曰還繞也補注錢大昕曰還與環同錢大

所損廬慮也取自覆慮也廬在田中故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應劭曰

詩曰中田有廬農功已畢乃居於里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木實曰

果草實曰蕪張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蕪臣瓚曰案木上曰果地

上曰蕪也師古曰茹所食之菜也畦區也茹音人豫反畦音胡主

反蕪音來果反補注葉德輝曰齊民要術引汜勝之書有種桑種

芋區種瓜瓠諸法尹都尉書有種芥種葵種薤種蔥諸法二書藝

文志入農家知以殖於疆易張晏曰至此易主故曰易師古曰詩

上為農家本業也殖於疆易小雅信南山云中田有廬疆場有瓜

卽謂此也補注先謙曰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師古曰女修蠶織則

五十可已衣帛七十可已食肉在墜曰廬在邑曰里師古曰廬各

居也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

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鄰長位下士自此已上稍登一級至鄉而

為卿也補注先謙曰地官序官云里宰每里下士一人鄰長五家

則一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黨正每黨下大夫一人州長

每州中大夫一人鄉大夫每鄉卿一人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鄭注

王置六鄉則公有三人也賈疏六鄉則卿六人各主一鄉之事又

鄉大夫下云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於里有序而

鄉有庠補注宋祁曰於里有庠於字下當添是序先諫曰御覽五

鄉為庠里為序補注宋祁曰於里有庠於字下當添是序先諫曰御覽五

序家為塾序補注宋祁曰於里有庠於字下當添是序先諫曰御覽五

德者為里右師其次為左師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師古曰視讀

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悌仁義庠則行禮而視化焉師古曰視讀

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先諫曰說文庠禮官養老春令民畢出在

也白虎通庠者庠禮義虛文昭云下庠當作詳春令民畢出在

塾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饁彼南晦師古

闕詩七月之章也饁饋也四之日周之四月夏之二月也農人無

不舉足而耕也則其婦與子同食來至南晦治田之處而饁之

也饁音干輒反補注錢大昭曰詩七月篇作舉趾士昏禮皆有枕

北止鄭注止足也古文止作趾說文止下基也象艸木出有址故

以止為足周詩昌曰本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為

改歲入此室處師古曰亦七月之章也蟋蟀蛰也今謂之促織聿

矣而去田中入室處也蛰音拱補注錢大昭曰詩七月篇作曰聿古通

所曰順陰陽備寇賊習禮

文也春秋出民

補注張文虎曰粵本秋作將是荀里胥平旦坐於

右塾鄰長坐於右塾

孟康曰里胥如令里吏也師古曰門側之堂

情也塾音孰補注沈欽韓曰里宰職以歲時合耦於塾注云勸者

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蟻云破砌值勸編正衛齊典右塾左塾

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田作之時春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

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師古

得入先謙曰官本下右塾作左塾是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師古

里胥鄰長亦待入畢然後歸也補注先謙曰通考引舊大傳云距

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傅農事上老平明坐於右塾庶老坐於左

塾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徐子皆入父之齒隨行兄之齒

雁行白虎通云立春而就事朝則坐於里之門餘子皆出就農而

後罷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師古曰班

皆入而後罷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師古曰班

雜色也不提挈者所以優老人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班作班通用

字大傳又云輕任並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出入皆如之此之謂

造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補注葉德輝曰說文巷里中女

士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道從羣從共同巷謂同里耳女

工一月得四十五日

服虔曰一月之中又得夜半

必相從者所已

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

師古曰省費燎火省燎火之費也燎所已為明火所已為溫也燎音

力召反補注王念孫曰案景祐本燎作奈毛晃增脩禮部韻略黃

公紹古今補注王念孫曰案景祐本同又引顏注奈以為明火以為

溫今則正文注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師古

文皆改為燎矣補注周書昌曰公羊宣十四年傳何注男女有所怨恨

刺之詩也補注相從而歌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此顏注意所本又案爾雅悠

傷憂思也詩卷耳傳澤陂箋傷思也各言其傷蓋各述其憂勞之

思所謂歌也有思而家作苦歌詠寫懷雖不得所亦未必皆怨刺

輶軒美刺并錄是月餘子亦在于序室蘇林曰餘子庶子也或

不容過泥為刺詩是月餘子亦在于序室蘇林曰餘子庶子也或

日未任役者是也幼童皆當受業蘇林曰虎通云若

又云補注已藏新穀已入歲時學已畢餘子皆入學白虎通云若

既收藏皆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蘇林曰五方之異

入教學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蘇林曰五方之異

國書也臣瓚曰辨五方之名及書藝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補注顧

炎武曰六甲者四時六十甲子之類五方者九州嶽瀆列國之名

昔者六書計者九數瓚說未盡周壽昌曰此禮記內則之言禮九

年教之數日鄭注朔望與六甲也猶言學數千支也六年教之數

與方名鄭注方名東西即所云五方也以東西該南北中也十年

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記即書計也書文字字計籌算也六書九

數皆古人小學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

之所有事也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

知朝廷君臣之禮補注先謙曰黨正注三時務農將闕於禮至此

農隙而教之尊長養老見孝弟之道也白虎通

云其有賢才美質知學者足以開其心頑鈍之民其有秀異者移鄉

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補注何焯曰諸侯之國學

學也先謙曰官本攷證云案少學即小學補注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

天子補注先謙曰白虎通諸侯三年一貢士者治道三年學于大

學命曰造士李奇曰行同能偶則別之曰射師古曰以射試之補

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也白虎通云二人然後爵命

焉孟春之月補注先謙曰官羣居者將散師古曰謂各行人振木

鐸徇于路曰采詩師古曰行人道人也主號令之官鐸大鈴也以

也補注周壽昌曰公羊宣十四年傳何注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

子故王者不出戶獻之大師比其音律曰聞於天子師古曰大師

歸而知天下所苦獻之音者比謂次之也比音類二反補注宋故曰

教六詩以六律為之音者比謂次之也比音類二反補注宋故曰

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

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曰時師古曰

孔子之言道治也舉事必敬施令必信不為奢侈愛養其民無奪農時補注先謙曰官本注民作萌是唐寫本並同故民皆

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渰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

及我私師古曰小雅大田之詩也渰陰雲也淒淒雲起貌也祁祁

也補注宋祁曰興雲當改興雨錢大昕曰韓詩外傳引詩亦作興

雲祁祁漢無極山碑亦有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之文蓋

漢世經師傳授皆然顏之推家訓云詩有渰淒淒興雲祁祁毛傳

渰陰雲貌興雲雲行貌渰已足陰雲何勞復云興雲雲當為雨俗

寫誤爾班固靈臺詩云習習祥風祁祁甘雨此其證也之推仕南

北朝雖疑雲為誤字不聞據他本以正之則六朝本亦皆作興雲

矣大雅韓奕篇云祁祁如雲可證祁祁為雲行貌非轉寫之誤

後書左雄傳作興雨祁祁或後人校改先謙曰官本民作萌民

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師古曰畜讀曰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

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師古曰績功也言主治民者三年一孔子

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師古曰論語

也用謂使為政期月可以易俗三年乃得成功也補注先謙曰白

虎通論三考黜陟義云所以三載一考績何三年有成故於是賞

有功黜不肖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曰登鄭氏曰進上百工之業也或曰進上農工諸事業名

日登補注沈欽韓曰此謂農功畢上場論語新穀既升再登曰平喪服注升字當為登登成也此專言五穀成熟耳注非

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曰德流洽禮樂

成焉補注先諫曰官本曰德作王德引宋祁曰邵本王德作至德先諫案至德是也故曰如有王者必世

而後仁師古曰亦孔子之繇此道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山用也從也周室既衰

暴君汚吏慢其經界師古曰汚繇役橫作繇役橫作師古曰繇讀曰政令不

信上下相詐公田不治故魯宣公初稅畷補注劉放曰稅畷所謂二也春秋譏

焉孟康曰春秋謂之履畷履踐民所種好者而取之議其貪也於是上貪民怨災害生而禍亂

作陵夷至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誼先富有而後禮讓是時李悝

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師古曰李悝文侯臣也悝音恢補注周壽昌曰史記作魏用李克藝文志法家

有李悝補注云子夏弟子為魏文侯相此志後云行之魏國國曰富強則

作李悝補注云子夏弟子為魏文侯相此志後云行之魏國國曰富強則

表李悝三等李克四等曰為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補注先諫曰提封解詳刑

志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百萬晦治田勤謹則晦益三升

服虔曰與之三升也臣瓚曰當言三斗謂治田勤則晦加三斗也

師古曰計數而言字當為斗瓚說是也補注宋祁曰治田勤謹當

作勸謹下不勤同先謙曰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輒

唐寫本作勸謹下作不勸

為粟百八十萬石矣補注姚鼐曰古人大抵計米以石權此志爵

此志趙過代田一歲之收常過緩田畝一斛以上是也計粟以斛量

以石計粟云百畝歲收晦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此即鼂錯之百

石也蓋粟百五十石得又曰糴甚貴傷民韋昭曰此民謂士工商

二百斛為米百石矣

民字多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

一也善為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晦歲

收晦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

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

錢千三百五十補注沈欽韓曰管子國蓄篇中歲之穀糴石十錢

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注云古之石准今之三斗三

升三合籍及三升為大斗三斗為大斛三斛為大石補注李悝

說考之則戰國公量大已倍半穀價亦倍於
管子時注云其重半兩今升此穀乃單除社閭嘗新春秋之

祠用錢三百補注先謙曰荀子非十二子注引周禮說二十五家

也二十五家相率侶也立土神於里門里人
共祀之嘗新則薦春則祈秋則報皆有祠也餘千五十衣人率用

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師古曰少四百不幸

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師古曰與此農夫所已常困

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

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張晏曰平歲百石收六百

石計民食終歲長四百石官中孰自三餘三百石張晏曰自三四

歲長三百石此為糴三舍一也下孰自倍餘百石張晏曰自倍收三百石

石此為糴二而舍一也小飢則收百石張晏曰平歲百石收百五

謂中分百石之一大飢三十石張晏曰收五分之一也以

也中飢七十石張晏曰收二分之一大飢三十石此準之大小中飢之率也

補注王鳴盛曰何校飢俱改饑飢饑不同穀不熟曰饑人無故大

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

止師古曰賈讀曰價小飢則發小孰之所斂李奇曰官以斂減出糴也補注宋祁曰糴也姚改也作之

字先謙曰唐寫本也中飢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飢則發大孰之所

斂而糴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已補不足

也行之魏國國已富彊及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伯師古曰

開之道也南北曰阡東西曰陌伯音莫白反補注宋祁曰阡伯王

本伯作陌吳仁傑曰張晏云商鞅開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其說

誤也阡陌開而井田壞正以無常制耳董仲舒云商鞅除井田民

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故欲限民名田蓋為是

也案井田之制受之於公毋得粥賣故王制有田里不粥之文一

夫所耕不出百畝故受田百畝此為率二者之制所已使民力均一

而無貧富之殊至秦不然民田既得買賣又戰得甲首者益田宅

五甲首而隸役五家兼井之患自是而起民田多者至百千畝為

許少者乃以百畝為許無復限制而井田壞矣先謙曰據吳說此

處脫張注一條官本考證云朱子開阡陌辨曰說者皆言開為開

置之開言秦廢井田而始置阡陌非也案阡陌舊說謂田間之道

蓋即周禮所云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其水

陸占地不為田者頗多先王非不惜而虛棄之所以正疆界止侵

爭時蓄洩備水旱為永久之計也商君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為阡

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是以奮然開之以盡人力地利故秦紀

生民之業也急耕戰之賞補注沈欽韓曰商子外內篇為國者邊利盡

利歸於農者富又慎法篇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戰不

免境內之民莫不先屬耕戰而後得其所樂又刑賞篇貴富之家

聞戰而相賀也雖非古道猶曰務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然

王制遂滅僭差亡度庶人之富者累鉅萬師古曰鉅大也大萬謂

一也言其貲財而貧者食糟糠有國彊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

至於始皇遂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師古曰秦

其發閭左之戍應劭曰秦時以適發之名適戍先發吏有過及贅

當有市籍者戍者曹輩盡復入閭取其左發之未及取右而秦亡

師古曰閭里門也言居在閭門之左者一切發之此閭左之釋應

最得之諸家之義煩穢舛錯故無所男子力耕不足糧饌師古曰

取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閭門作里門

字也補注先謙曰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

官本注無也字猶未足已澹其欲也

師古曰澹古澹字也贈給也其下竝同補注

壁精舍還湖中詩注引許慎注游猶足也知海內愁怨遂用潰

畔師古曰下逃漢興補注先謙曰唐寫本此處及宣帝即位元帝

俱其上行潰漢興補注先謙曰唐寫本此處及宣帝即位元帝

之此唐本猶可想見當日班志面目各卷不異至葉本改為首尾

相銜非復舊式禮樂志今海內更始接秦之敝諸侯竝起民失作

官本提行猶其痕迹之未盡泯者也接秦之敝諸侯竝起民失作

業而大饑僅凡米石五千補注周壽昌曰沈彤云前石五十者周

也視李惺時米價已十六七倍壽昌案志明云漢興以為秦錢重

難用更令民鑄莢錢此是接秦之敝恐尚用秦錢未鑄莢錢也

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亡

蓋臧蘇林曰無自天子不能具醇駟師古曰醇不雜也無醇色之

曰越本醇作醇先謙曰平準書作鈞駟索隱鈞色之駟馬漢而將

書作醇駟醇與純一色也或作駟非案作駟者醇之字誤耳而將

相或乘牛車師古曰以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

吏祿度官用已賦於民師古曰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

子已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師古曰

言各收

其所賦稅以自供不入國朝之倉廩府庫也經常也補注宋祁曰自天子當作自天下齊召南曰案文如作自天下以至封君湯沐邑甚爲不協宋意因下文言不領於天子之經費遂疑此作自天下耳又案平準書原文云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爲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文義甚順蓋大司農掌天下之經費若畿輔以內之山川園池市肆租稅則盡入少府爲天子私藏其封君湯沐邑又各收以自供俱不領於大司農漕轉關東粟已給中都也此志作天子之經費子字係傳寫之訛漕轉關東粟已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補注先謙曰平準書關東作山東索隱說文云漕轉穀也一曰車運曰轉水運曰漕中都猶都內也皆天子之倉府以給中都官者卽今太倉以畜官儲者也孝惠高后之閒衣食滋殖文帝卽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賈誼說上曰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師古曰筦與管同管于知榮辱六字唐寫本亦無而字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

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

補注沈欽韓曰

呂覽神農之教曰土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亦見文子先謙曰賈子受竝爲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古之治天下

至熾至悉也

師古曰熾細也悉盡其事也熾與熾同補注錢大昭曰說文熾銳細也先謙曰賈子無至熾二字故

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

師古曰本農業

也末工商也言人已棄農而務工商矣其食米粟者又甚眾殘謂

甚眾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謂字賈子作今背本而以末食者

字為句淫侈之俗日日益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

止大命將泛

孟康曰泛音方勇反泛覆也師古曰字本作更此通

之轉聲說文風从凡聲而汎亦有馮音今人呼帆為蓬亦聲之轉

也宋不知古音故疑其誤先謙曰賈子將泛作泛敗案泛者如舟

之隨流欲覆酒正疏引泛泛楊舟意同故莫之振救

師古曰振舉也生之

下文云然唐寫本勇作腫用也作用耳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

師古曰靡散也音縻補注天下財產何得

不蹙

應劭曰蹙傾竭也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

師古曰幾近也音鉅衣反公私

之積猶可哀痛

師古曰言年載已多而無儲積補失時不雨民且

狼顧

鄭氏曰民欲有畔意若狼之顧望也李奇曰狼性怯走意還

願言民見天不雨今亦恐也師古曰李說是也補注先謙曰

官本惡歲惡不入請賣爵子

如淳曰賣爵級又賣子也補注既聞

作喜

耳矣如滔曰聞於天子之耳補注沈欽韓曰如說非也窮匿之狀

意則壽昌曰聞自是聞於耳耳者且止之辭曹操謂耳非佳語即此

者若是而上不驚者補注先謙曰賈子既下有或字安有為天下阡危

曰注阡危當刪危者案賈子阡危下無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李

者字是也此者字當緣下者字而誤衍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李

補注宋祁曰人常當作人掌王念孫曰或說是也世猶歲也音人常反

道也補注宋祁曰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是歲之有飢穰乃天之

免粟之食飽謂歲之不足也史記淮南王傳曰萬世之後吾甯能

北面臣事豎子乎謂萬歲之後也史記淮南王傳曰萬世之後吾甯能

世之傳韓詩外傳世作歲是世與歲同義故漢紀孝文紀作歲有

飢餓天之常行葉德輝曰穰字平上兩讀廣韻一汝湯

矣師古曰謂禹遭旱也即不幸有方二三百里之旱國胡曰相恤師古曰胡

何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眾國胡曰餽之師古曰卒讀曰猝

先謙曰官兵旱相乘天下大屈師古曰屈音其勿反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

師古曰衡橫也補注罷夫羸老易子而敵其骨師古曰罷讀曰疲敵音五巧反

補注宋祁曰姚本而敵刪而字敵下狡反先謙曰賈子子下有孫字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

竝舉而爭起矣師古曰疑讀曰擬擬借也謂與天子相比擬補注

疑為擬能擬二字甚為不詞又賈子服疑篇云衣服疑者是謂爭先澤厚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是謂爭強彼人者近則冀幸疑

則比爭與此遠方疑者爭起文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師古曰義相發明唐寫本注擬竝作僣

也補注先謙曰賈子作為人上者乃試而圖之此用無蓄篇校憂民篇語亦有同者唐寫本無謂字注本謂作亦夫積貯

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補注先謙曰賈子作何嚮而不

濟曰攻則取曰守則固曰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師古曰懷來也

安也補注先謙曰賈子懷敵作懷柔無蓄篇夫積貯至此在篇首今下闕末三句同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

於本師古曰歐亦驅字著音直略反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

之民轉而緣南晦師古曰言皆趨農作也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補注先

歐民下賈子又在瑰瑋篇此句作則民安性勸業而無可曰為富

縣愆之心無苟得之志行恭儉蓄積而人樂其所矣

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

李奇曰廩廩危也師古曰言務耕農厚畜積則天下富安何乃不為而常不足

康廩若此竊為陛下惜之於是上感誼言始開籍田

補注先謙曰唐寫本籍作籍汪本作

籍躬耕已勸百姓

補注劉台拱曰事見前二年春正月丁亥詔書漢興載二十九年耳而誼疏云漢之為漢幾四

十年遠在其後非

龜錯復說上曰

補注先謙曰錯傳錯言守邊備

山感詎言而然

止載守邊備塞一事而以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勸農力本之奏分載於此

之織而衣之也

師古曰食讀曰既反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

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

補注沈欽韓曰墨翟七患篇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然而民不凍飢者

其生財密用之節也管子權數篇湯七年旱莊子秋水篇湯之時八年七

子荀子王霸篇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莊子秋水篇湯之時八年七

旱皆與此異賈子新篇禹有十年之畜故免九而國亡捐瘠者

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年之旱與此同而國亡捐瘠者

曰肉腐為瘠捐骨不埋者或曰捐謂民有飢相棄捐者或謂貧乞者為捐蘇林曰瘠音漬師古曰瘠瘦病也言無相棄捐而瘦病者耳不當音漬也貧乞之釋尤疏僻焉

補注先謙曰唐寫本謂民下無有字捐者作捐也

也今海內為一土地人民之眾不避湯禹

土地人民之眾不讓湯禹也加已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補注

先謙曰官本畜作蓄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

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

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

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師古曰已禦風霜不求靡

麗也煖音乃短反飢之於食不待甘旨師古曰旨美也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

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補注先謙曰唐寫本腹作

腸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已有其民哉補注王念孫曰

慈母當依景祐本作慈父此以父喻君子喻民則作慈父者是也通典食貨一通鑑漢紀七並作慈父明主知其然

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已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

有也民者在上所已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師古曰夫走音奏

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已上用之故也其

為物輕微易臧在於把握可已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

師古曰周謂周徧而

游

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

也

補注先謙曰輕資即輕齋也說文齋持遠也霍去病傳約輕齋古資齋字通見周禮注

粟米布帛生於地

長於時聚於力

補注王念孫曰粟米布帛之生長與聚皆由人力不當專以聚言之力當為市市者粟米布帛之所

聚故曰聚於市言始而生於地繼而長於時終而聚於市其為時甚久故曰非可一日成也力字本作力與市相似而誤太平御覽

百穀部一引此已誤作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

師古曰中

力漢紀孝文紀正作市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

人者處強弱之中也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

師古曰服事也給公事之役也

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

補注先謙曰唐寫本百晦百晦四字作百百晦晦古人雙疊之字多

其能耕者不過百晦百晦之收

如此例詩委蛇委蛇與委委佗佗同也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臧伐薪樵治官

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

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

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暴虐作

暴賦案景祐本是也政讀爲征明館錄以征賦斂其義同言急其

征暴其賦而斂之又不以時也下文賣田宅鬻子孫皆承急征暴

賦言之作政者借字耳政字師古無音則已誤讀爲政令之政後

人不達而改暴賦爲暴虐失之遠矣白帖八十四引此正作急政

暴賦漢紀及通典食貨一通鑑漢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補注王

紀七並同先謙曰唐寫本作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補注王

改本作得言急征暴賦朝出令而暮已得非謂其朝令而暮改也

今作改者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易之耳通典已誤作改漢紀正作

朝令當具有者半買而賣師古曰日本直千錢者止亡者取倍稱之

暮得如淳曰取一償二爲倍稱師古於是賣田宅鬻子孫曰償賣

息日稱舉也今俗所謂舉錢者也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曰償賣

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師古曰行賣曰商坐

中賣物行也賈音古操其奇贏日游都市師古曰奇贏謂有餘財而畜聚奇

居宜反補注先謙乘上之急所賣必倍師古曰上之急故其男不

日官本字作奇是求則其價值貴故其男不

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師古曰梁好粟也即今之梁

是下同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師古曰仟謂千錢伯謂百錢也伯

音莫白反今俗猶謂百錢爲一伯

補注吳仁傑曰此亦田畝之什佰耳蓋百畝之收不過百石千畝之收不過千石而商賈操奇贏取倍息其所入豈止百石千石之得哉過秦論起什佰之中言其拔起於隴畝正前所謂什佰而史記索隱乃以爲千八百人之長亦非也周書昌曰吳說是也言商賈無農夫之苦有農夫之利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已利

卽下所云商人兼井農人也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

師古曰堅謂好車也縞結素也縞之

精白者也此商人所已兼井農人農人所已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

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

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

師古曰迕違也好音呼到反惡音烏故反

迕音五故反

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

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已粟爲賞罰今募天

下入粟縣官得已拜爵得已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

所潔

師古曰潔散也音先列反此下亦同也補注宋祁曰有

所潔下脫矣字先謙曰官本作下同無此亦也三字

夫能入粟已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已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

師古曰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

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

者復卒三人

如清曰復三卒之算錢也或曰除三夫不作甲卒也師古曰當爲卒者免其三人不爲卒者復其錢耳復

音方反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

師古曰爲音于僞反

神農之教曰有石

城十仞

應劭曰仞五尺六寸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八尺曰仞取人伸臂之一尋也

湯池百步

師古曰池城邊池也

以沸湯爲池不可輒近喻嚴固之基補注先謙曰官本邊下脫池字基作甚是唐寫本亦作甚帶甲百萬而亡粟

弗能守也曰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

五大夫曰上迺復一人耳

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等爵也復音方目反

此其與騎馬之功

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

師古曰擅專也

粟者民之所種

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

邊曰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

補注先謙曰唐寫本無之字

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

師古曰上造第二等爵也稍增至

四千石爲五大夫

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等爵

萬二千石爲大庶長

師古曰大庶長第十八等

爵也

補注先謙曰平準書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得至大庶長是輸者轉者皆得拜也

各官多少級

數爲差

補注先謙曰爲官本作有

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官拜爵

甚大惠也

補注先謙曰錯傳又載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句元文當在募民相徙以實塞下句

志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句元文當在募民相徙以實塞下句

下屯戍之事益省指募民徙塞下言輸將之費益寡指入粟塞下以拜爵言此下奏文皆與傳中所

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

下粟邊食足官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

師古曰入諸郡縣以備凶災也足支一

歲官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俞勤農

師古曰俞

進也音踰又音愈補注錢大昕曰俞古愈字下文貧弱俞困民俞貧困之俞竝同先謙曰唐寫本勤作勸是

時有軍役

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寧歲孰且美則民大富樂矣上復從

其言迺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後十

三歲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其後上郡呂西旱

復修賣爵令而裁其賈曰招民

師古曰賈讀曰價裁謂減省之也補注先謙曰平準書裁作賤官本

無賈讀曰價四字

及徒復作得輸粟於縣官曰除罪

師古曰復音房目反解在宣紀補注沈欽

韓曰宣帝時張敞亦理此議而蕭望之駁之語詳望之傳先謙曰官本房作方在作見

始造苑馬曰廣用古師

曰苑馬謂為苑曰牧馬補注錢大昭曰邊郡有六牧師苑養馬三十萬匹

宮室列館車馬益增修矣然

婁敕有司曰農為務

師古曰婁古屢字也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也字

民遂樂業至武帝之

初七十年閒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

補注先謙曰平準書則民作民

則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

校

師古曰累百鉅萬謂數百萬萬也校謂計數也補注先謙曰平準書作累巨萬無百字集解引韋昭云巨萬今萬萬唐寫本計

數下有

太倉之粟陳陳相因

師古曰陳謂久舊也

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

食眾庶街巷有馬仟伯之閒成羣

師古曰謂田中之阡陌也

乘犝牝者擯而不

得會聚

孟康曰皆乘父馬有牝馬閒其閒則踞齧故斥出不得會同師古曰言時富饒故恥乘犝牝不必以其踞齧也踞踞

也音大奚反補注先謙曰平準書犝作字廣雅釋言字乳也又釋獸犝雌也據此字犝義同即謂牝馬之乳子者耳集解引孟說則

下有相字出在會字上此作斥出文義較順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如淳曰時無事

吏不數轉至於長生子孫而不轉職也補注先謙曰官本長生作生長居官者曰為姓號如淳曰貨殖傳倉氏

是也庾氏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師古曰重難也先行誼而黜媿辱焉師古曰曰呂

呂媿辱相黜也行音下更反補注先謙曰平準書作而後緹恥辱焉緹黜字同也又太史公贊云先本緹末是先與緹對文明史記

後字淺人妄加於是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并兼豪黨之徒曰武斷

於鄉曲師古曰恃其饒富則擅行威罰也斷音丁喚反補注先謙曰索隱鄉曲豪富無官位而以威勢主斷曲直故曰武斷

也宗室有土公卿大夫曰下爭於奢侈師古曰有土謂國之宗室姓受封邑土地者也

廬車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變也是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

役費竝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它穀不書至於麥禾不

成則書之曰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

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

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師古曰宿麥謂其苗經冬又言古者稅民不過什

一其求易共

師古曰共讀曰供次下亦同

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

已養老盡孝外足已事上共稅下足已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

師古曰說讀曰悅也補注先謙曰唐寫本說下有而字當據補官本無也字

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

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佰貧者亡立錐之地

又額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

師古曰額與專同管主也

荒淫越制踰侈已相高

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

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

師古曰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謂

給中都官者也率計今人一歲之中屯戍及

田租口賦鹽鐵之利

二十倍於古

如淳曰秦實鹽鐵貴故下民受其困也師古曰既收田租又出口賦而官更奪鹽鐵之利率計今人一歲

之中失其資產二

十倍多於古也

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

如淳曰十稅其五師古曰言下戶貧人自

無田而耕墾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也

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重已貪暴之吏刑戮妄加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

賊赍衣半道斷獄歲已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

補注先謙曰馬端臨云史既言高祖

省賦而復言鹽鐵之賦仍秦者蓋當時封國至多山澤之利古井

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

師古曰卒讀曰狎近音其靳反

限民名田已澹不足師古

曰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

婢除專殺之威

服虔曰不得專殺奴婢也補注宋祁曰專當改作顛字

薄賦斂省繇役已寬

民力然後可善治也仲舒死後功費愈甚

補注先謙曰唐寫本愈作俞案它處作俞此不

應獨用愈

天下虛耗人復相食

師古曰耗音呼到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天下虛耗下武帝

末年悔征伐之事迺封丞相為富民侯

韋昭曰沛縣也師古曰欲百姓之殷實故取其嘉

名也補注先謙曰

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已趙過為搜粟都

尉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搜監

過能為代田一晦三圳師古曰

育工大反字或作畎補注吳仁傑曰案鄭氏注考工記曰古者畎

遂之間通水又曰圳上高土謂之代其壟中曰圳繇是言之壟者

畎畝釋云畎者壟中通水之道而非壟也顏於劉向傳忠臣雖在

畎畝釋云畎者田中之溝也此以為壟何哉疑有脫文當云畎壟

七

中溝也沈欽韓曰呂覽辨土歲代處故曰代田師古曰古法也后

稷始剛田呂二耜為耦師古曰併廣尺深尺曰剛長終晦一晦三

剛一夫三百剛而播種於剛中先謙曰官本剛中上有三字引宋

祁云三剛中苗生葉呂上稍耨隴草師古曰耨鉏也補注王念孫

姚刪去三字苗生葉上稍耨隴草師古曰苗生葉呂上稍耨隴草本

作苗生三葉呂上稍耨隴草言自生三葉呂上故曰稍壯今本脫

去隴草而隴其土呂附苗根也苗生三葉呂上故曰稍壯每耨輒附根則此

三字則呂上二字義不可通下文云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則此

文之作稍壯耨隴草甚明今本脫壯字則稍字可刪矣左傳昭元

年正義引此正作苗生三葉呂上稍壯張文虎曰案三字宜有壯

字則疑因下文稍壯而衍稍耨云者即下文所云每耨輒附根益

呂漸隴其土補注故下云北盛暑隴盡平因隴其土呂附根

而根深先謙曰唐寫本鉏下有之字當據補苗師古曰隴謂下之也音積補注故其詩曰或芸或芋黍稷儼儼

苗師古曰官本根苗作苗根是故其詩曰或芸或芋黍稷儼儼

盛貌芸音云芋音子儼音擬芸除草也耜附根也補注先謙曰官

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師古曰比音必寐反

隴盡平而根深言每耨輒隴土以附苗根及盛暑之時則隴與

剛平而苗根深固也今本脫平字則文義不明小雅甫田正義所

引與今本同亦後人依誤本漢書刪之左傳昭元年正義引能風

此正作隴盡平而根深先謙曰官本注八字在北盛暑下

與旱先謙曰官本注未無也字故儼儼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

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晦五頃鄧展曰九夫為井

於古為十二頃古百步為晦漢時二百頃用耦犁二牛三人補注齊

案周禮里宰賈疏曰周時未有牛耕至漢時趙過始教民牛耕今

鄭云合牛耦可知者或周末兼有牛耕至漢時趙過乃絕人耦又案葉

少菴云古耕而不犁後世變為犁法耦用人犁用牛過特為增損

其數耳非用牛自過始也周必大云疑耕犁起於春秋之世孔子

有犁牛之言冉耕字伯牛月令出土牛示農耕早晚案葉周二說

是但謂古耕而不犁耕犁起於春秋亦恐未確古藉田之禮曰三

推不用犁安用推乎葉德輝曰齊民要術引蔡癸書云武帝以趙

過為搜粟都尉教民耕殖其法三犁共一牛一人將之下種拽耨

皆取備焉日種一頃至今三一歲之收常過縵田晦一斛曰上師

輔猶賴其利說與志不同一歲之收常過縵田晦一斛曰上古

曰縵田謂不為晦者也縵音莫幹反善者倍之師古曰善為剛者

補注先謙曰官本為晦作為剛是又過縵田二斛以

也上過使教田太常三輔蘇林曰太常主諸陵大農置工巧奴與從

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老力田補注周壽昌曰力田農官

孝弟力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狀蘇林曰為民或

苦少牛亡呂趨澤師古曰趨讀曰趣趣故平都令光教過呂人輓

犁師古曰輓引也音晚補注何焯曰以人輓犁似始於此齊召南

允成獻踏犁不用牛以人力過奏光為丞教民相與庸輓犁師

運之皆人輓犁之造式也也庸功也言挽功共作也義亦與庸賃同補注王念孫曰庸者更

也迭也代也方言曰庸飲比促更伏陳楚之間曰促餘四方之通語也說文庸用也从用庚庚更事也

又曰代更也然則庸輓犁者猶言更輓犁代輓犁也昭十六年左

傳云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庸次餽言比耦以艾殺此地斬其

蓬蒿藜藿而共處之是也上文代田二字已明著其訓矣師古謂

換功共作與庸賃同義是矣而仍訓庸為功則未考方言也先謙曰官本注挽作換是

率多人者田日三十

晦少者十三晦呂故田多墾闢過試離宮卒田其宮墻地師古

宮別處之宮非天子所常居也墻餘也宮墻地謂外垣之內內垣

之外也諸緣河墻地廟垣墻地其義皆同守離宮卒闕而無事因

令於墻地為田課得穀皆多其旁田晦一斛補注顧炎武曰

也墻音而緣反李奇曰令使也命

耕之地地力有餘其收必令命家田三輔公田者教也令離宮卒

多所以作代田之法也

教其家田公田也韋昭曰命謂爵命者命家謂受爵命一又教邊

郡及居延城韋昭曰居延張掖縣也時有甲卒也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

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益闢頗有

畜積宣帝卽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師古曰數音

人常反補注宋祁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

曰善爲算能商功利得幸於上師古曰商度也補注周壽昌曰九

法既得積尺功乃可商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

先謙曰官本注在利下宋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

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已省關東漕卒過半補注何焯曰

羅所又白增海租三倍補注周壽昌曰海租稅漁戶卽今漁課漢

增三倍耳王莽初設六筭之令諸采取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

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李奇曰御史大夫屬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

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迺

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

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服虔曰萬萬億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服虔作師古引宋祁曰邵本師古作服虔

有動眾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

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

皆築倉曰穀賤時增其賈而糴曰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糴名曰常

平倉師古曰賈並讀曰價補注王念孫曰穀貴時減其賈而糴今本脫其字宜依上文及御覽引補而糴下有以利民三字上

文載李悝說云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故壽昌請以穀賤時增賈

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糴以利民賈字補注下設民今脫去以利民三字則語意不完通典食貨十二無此三字亦後

人依誤本漢書剛之白帖十一御覽居處部十八引此並作減其

賈而糴以利民漢紀作減賈賈字補注下設民今脫去以利民三字則語意不完通典食貨十二無此三字亦後

而蔡癸曰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師古曰為使而勸郡國也使音山史反補注先謙曰癸邯鄲人

官弘農太守見藝文志官本史作吏唐寫本同元帝即位天下大水關東郡十一尤甚二

年齊地飢穀石三百餘民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諸儒多言

鹽鐵官及北假田官常平倉可罷孟康曰北假地名也補注先謙曰始皇紀使蒙恬渡河取高闕

據陽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集解北假地名也自高闕以來夾山帶水注河水南屈徑河目縣在北假中地名也

河陽山以往皆北假也董祐誠云陽山當卽今鄂爾多斯右翼後旗北河外翁金碩隆迤東達爾德爾諸山河目漢屬五原自阿爾

坦山迤東至烏喇特南母與民爭利上從其議皆罷之又罷建章至黃河皆古北假地

甘泉宮衛角抵齊三服官省禁苑已予貧民減諸侯王廟衛卒半

又減關中卒五百人轉穀振貸窮乏其後用度不足獨復鹽鐵官

成帝時天下亡兵革之事號爲安樂然俗奢侈不曰畜聚爲意永

始二年梁國平原郡比年傷水災師古曰比類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人相食下人相

食刺史守相坐免哀帝卽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

田然後治迺可平師古曰建立也立其議也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

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已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

爲民田及奴婢爲限

師古曰不爲作限制上爲音于僞反

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

數鉅萬而貧弱俞困蓋君子爲政貴因循而重改作

師古曰然所重難也

已有改者將已救急也

補注宋祁曰王本所已上無然字

亦未可詳宜略爲限

日詳謂悉盡也

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

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

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

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爲減賤丁傳用事董

賢隆貴皆不便也

師古曰丁傳及董賢之家皆不便此

事也補注先謙曰唐寫本無事字詔書且須

後

師古曰須待也

遂寢不行宮室苑囿府庫之臧已侈百姓訾富雖不及

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矣

補注洪亮吉曰元始二年戶一千二百三十三萬三千故地理志戶口皆取元

始一年以爲準

平帝崩王莽居攝遂篡位王莽因漢承平之業匈奴稱藩

百蠻賓服舟車所通盡爲臣妾府庫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

有之其心意未滿

師古曰謂愛惜之意未厭飽也

陋小漢家制度

師古曰莽

曰漢家制度為秦疏闊而更之令陋小補注宋祁曰而更下當添改字陋小下當添也

字張照曰顏注非也蓋陋小者即鄙陋之意

言鄙陋漢制謂為疏闊不詳備也

宣帝始賜單于印璽與天子同而西南夷鉤町

稱王

師古曰鉤音鉅于反町音大鼎反

莽乃遣使易單于印貶鉤町王為侯二方

始怨侵犯邊境莽遂興師發三十萬眾欲同時十道竝出一舉滅

匈奴募發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轉委輸兵器自負海江淮而至北

邊

如淳曰負背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自負海下

使者馳傳督趣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趣讀曰促海內

擾矣又動欲慕古不度時宜

師古曰度音大各反

分裂州郡改職作官下令

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癘咸出

晉灼曰雖老病者皆復出

口算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罷讀曰疲

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

師古曰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

分其所收也假亦謂貧人賃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劫奪其稅侵欺之也

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富者

驕而為邪

補注先謙曰驕官本作質

貧者窮而為姦俱陷於辜刑用不錯

師古曰錯

也道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

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制度又不定

吏緣爲姦天下警警然陷刑者眾師古曰警警眾口愁聲也音敖後三年補注先

本年作歲莽知民愁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買勿拘曰法然刑

罰深刻它政諄亂師古曰諄乖也音布內反邊兵二十餘萬人仰縣官衣食師古

牛向反音用度不足數橫賦斂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橫因胡孟反補注先謙曰官本因作音是民愈

貧困常苦枯旱亡有平歲穀賈翔貴晉灼曰翔音常師古曰晉說非也翔言如鳥之回翔謂不

離于貴也若暴貴稱騰踊也末年盜賊羣起發軍擊之將吏放縱於外北邊及

青徐地人相食雒陽曰東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將軍開東方諸倉

振貸窮乏又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煮木爲酪服虔曰煮木實或曰如今餌木之屬也如

涪曰作杏酪之屬也師古曰如說是也補注周壽昌曰木不皆有實木亦不多有杏酪更非饑歲所常服也王莽傳分教民煮草木

爲酪多一草字是也蓋猶近世饑歲酪不可食重爲煩擾師古曰民屑榆樹爲粥取穀樹汁爲羹之類

用反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濟官以稟之

補注先謙曰吏盜其

稟師古曰稟給也盜其稟者盜所給之物稟音彼甚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盜其稟者四字

飢死者什七八莽

恥爲政所致迺下詔曰予遭陽九之阨百六之會

師古曰此歷法應有災歲之期

也事在律歷志補注張文虎曰案律歷志以平帝元始三年莽入中統弟六章之十二年自此至王莽建國三年莽是爲陽九故莽

也傳贊云餘分閏位亦指此賸餘元注初元六年六歲有餘也早霜蝗饑饉荐臻蠻夷猾夏寇賊姦軌百姓流離予甚悼之害氣

將究矣師古曰究竟盡也補注先謙曰唐寫本作究竟也謂盡也是歲爲此言曰至於亡

食貨志第四上

漢書二十四

食貨志第四下

漢書二十四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注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國子監祭酒加三級 臣 王先謙補注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補注齊召南曰案管子

錢幣禹曰歷山之金鑄幣則夏殷時即有錢幣矣平準書曰自高辛氏之前靡得而記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其辭并繁蓋據尚書禹貢之文此志不言蓋因下文有司言古者皮幣一段恐重複也 太公爲周立

九府圜法李奇曰圜卽錢也圜一亡而重九兩師古曰此說非也周官天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

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也補注宋祁曰周官下當添有字葉德輝曰蔡雲辭談云圜法二字統金錢布帛言之自李奇混解上下兩圜字世遂謂周家錢法皆如孟康所云外國而內孔方者其誤殊甚觀下文云利於刀則錢中有刀矣不言布者恐混於布帛之布實則周家圜法泉布刀俱有故顏氏舉周官大府以下九職當九府而以圜爲均而通也上圜字主義下圜字主形泉爲圜法之一面方之泉又爲泉法之一班氏以是爲周家冊制故特言之其他作刀形者柄端如肉好若一之環作脾臑形者足開

如火以圓之半環皆不離乎圓而為函方者之別種謂圓即錢李
奇妄說豈特重九兩之無稽哉德輝案重九兩兩疑銖之誤九兩
銅不能約為徑寸錢夫人知之謬不至此原文當是徑一寸而重
九銖故下文云輕重以銖也韋昭注國語言周錢重十二銖意者
十二銖重者為母黃金方寸而重一斤補注王鳴盛曰孫子算經
九銖重者為子乎孟康曰外圓而內孔方也輕重已銖師古曰言黃金以斤
方寸重一錢圓函方而內孔方也輕重已銖為名錢則以銖為重
十四兩也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如淳
錢為刀者以其利於民也補注葉德輝曰蔡雲癖談云國法之有
刀非直利於刀之謂古人銘器往往作執刀狀以昭武事如父癸
尊子執刀父丁鼎孫執刀之類不一而足鼎尊勒之以流於泉如
告成功於祖廟泉幣象之以示道烈於國人其義一也補注王鳴盛曰
曰流行布於布如淳曰布束於帛李奇曰束聚也補注王鳴盛曰
如泉也布於布於民開束於帛據此則周人所用貨幣凡有四
種或云布亦名錢者天官外府掌邦布之出入出鄭康成注布泉也
其藏曰泉其行曰布賈疏一物兩名是也而與此處所言布帛之
布不同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也元帝時貢禹言鑄錢采銅民
心動搖棄本逐末宜罷鑄錢毋復以幣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
使百姓壹意農桑議者以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太公
議亦寢然即此可見古固有以布帛為市者而布固非錢也太公
退又行之于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

貴賤

師古曰穰音人常反補注宋祁曰人常常作人掌先謙曰官本注在歲有凶穰下

令有緩急故物有

輕重

李奇曰上令急於求米則民重米緩於求米則民輕

人君不理則畜賈游於市師古曰畜

重米蓄蓄謂買人之多蓄積者

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

師古曰給足也故萬乘之國

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計本量

委則足矣

李奇曰委積也補注先謙曰上得民所食若干步賦之數則可計本而量其積志引管子文多刪易然而

民有飢餓者穀有所藏也

師古曰言富人多藏穀故令貧者食不足也

民有餘則輕之

故人君斂之曰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曰重

李奇曰民輕之時為斂羅

之重之時官為散也

凡輕重斂散之曰時則準平

補注王念孫曰景祐本則準平下有守準平三字是

也通典食貨十二亦有此三字管子國蓄篇曰故守之以準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云云是其證何焯曰上準平句其始事

也必行之經久而後能有藏蓄守字極有關係近刻脫下守準平句者失之

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

藏藏經千萬

李奇曰經落也孟康曰六斛四斗為鍾經錢貫也管子曰凶戾羅釜十經師古曰孟說是也經音居兩反

補注王鳴盛曰下文賈人緡錢顏亦云緡謂錢貫通典注緡者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二十為算也詩云維絲伊緡宋人亦以千

錢為一貫竊謂同一錢買而異其名當有大小之別緒既是千錢則一經當為百錢也計萬室之邑每室粟一鍾以李悝之言度之可備四五人一月之食每室錢千緡為錢一萬可備羅穀種及買耒耜器械并徒饒之用曰必有者明其不可更少實欲其浮於此數也此萬鍾與藏經皆人君所藏以贍民者萬鍾以備散藏經以備飲也先謙曰官本注反作歲是千室之邑必有

千鍾之藏藏經百萬春曰奉耕夏曰奉耘師古曰奉謂供事也耒耜器械種

饒糧食必取澹焉師古曰種五穀之種也饒字與餽同謂餽田之具也補注宋祁曰取澹當作取贍先謙曰澹贍

字同宋說未是後不復出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師古曰畜讀曰蓄豪謂輕侮之也字本作

猶言強奪先謙曰官本注用下有字字桓公遂用區區之齊合

諸侯顯伯名師古曰伯讀曰霸其後百餘年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大

錢應劭曰大於舊錢其價重也單穆公曰不可師古曰單穆公周大夫單旗單音善古者天降災

戾師古曰戾惡氣也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曰救民應劭曰資財也量資幣多少有

無平其輕重也師古曰凡言幣者皆所以通貨物易有無也故金之與錢皆名為幣也民患輕則為之作重

幣已行之於是其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應劭曰母重也其大倍故為母也子輕也其輕

少半故為子也民患幣之輕而物貴為重幣以平之權時而行以廢其輕故曰母權子猶言重權輕也民皆得者本末有無皆得其利也孟康曰重為母輕為子若市八

十錢物以母當五十以子三十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

應劭曰民患幣重則多作輕錢而行之亦不廢去重者言重者行其資輕者行其賤也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民

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之將厚取於民

師古曰厚猶多也重也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

師古曰遠志謂去其本居而散忘也且絕民用呂寶王

府猶塞川原為潢沔也

師古曰潢沔音黃沔音一胡反竭亡日矣

王其圖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

補注葉德輝曰周語韋昭注唐尚書云大錢重十二銖文

曰大錢五十唐君所謂大泉者乃莽時錢非景王所鑄明矣又景王至報王十三世而周亡後有戰國秦漢幣物改鑄不相因先師所不能紀或云大錢文曰寶貨皆

非事實云云韋注與漢志不合肉好皆有周郭

韋昭曰肉錢形也王鳴盛曰據此則知景王以前

錢皆無文肉好亦無周郭矣

呂勸農澹不足百姓蒙利焉

孟康曰單穆公曰錫無日矣不得復云百姓蒙利焉臣瓚曰但是不聽不鑄大錢耳猶自從其不廢輕此言母子並用故蒙其利也師古曰二

說皆非也單旗雖有此言王終自鑄錢果有便故百姓蒙其利也
補注顧炎武曰單穆公諫景王鑄大錢本之周語王勿聽卒鑄大
錢此廢輕作重不利於民之事班氏乃續之曰以勸農澹不足百
姓蒙利焉失其義矣洪亮吉曰劉秩云錢以平輕重權本末齊威
得其術而國以新周景失其道而人用敝此云蒙利
恐未必然孟注是先謙曰官本注但是之是作自秦兼天下幣

為二等黃金曰溢為名上幣孟康曰二十兩為溢師古曰改周一斤之制更以溢為金之名數也高祖

初賜張良金百溢此尚秦制也上幣者二等之中黃金為上而錢
為下也補注先謙曰平準書溢作鎰為名二字倒官本兼作并注

有也字銅錢質如周錢臣瓚曰言錢之形質文曰半兩重如其文

補注葉德輝曰宋洪邁泉志秦半兩下引敦素曰常得此錢徑寸
三分重八銖案平準書亦云半兩重如其文而本志又云各隨時

而輕重無常是秦錢或有重八銖者漢權八銖今重一錢五分十
二銖則常秦之半兩今世所有秦半兩最薄者重一錢五分最厚

者重二錢即其明證然則敦素所見八銖重者乃其錢之輕者耳
先謙曰平準書有為下幣三字索隱顧氏案古今注云秦錢半兩

徑寸二分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臧不為幣然各隨時
重十二銖

而輕重無常漢興曰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英錢如淳曰如榆英也師古曰

英音類補注先謙曰集解引志曰鑄榆英錢榆字蓋裴所加黃金
也索隱顧氏案古今注云英錢重三銖錢譜云文為漢興

一斤師古曰復周之制更以斤名金補注先謙曰平準書黃金上一字似而不軌逐利之民畜積餘贏已稽市物痛騰躍李奇曰稽

不可少灼曰痛甚也言計市物賤豫益畜之物貴而出賣故使物甚騰躍

也師古曰不軌謂不循軌度者也言已其贏餘之財蓄積羣貨使

物稽滯在己故市價甚騰貴今書本痛字或作踊者誤耳踊騰一

也不當重累言之畜讀曰蓄補注先謙曰平準書物下作物踊騰

句羅米至石萬錢注家並云漢書羅字作躍不云踊字作痛是痛

字乃踊形近致誤顏據所見為定本而不顧文之不詞是其偏也

集解引晉注作踊甚也亦不作痛索隱引如淳云踊騰猶低昂也

低昂者乍貴乍賤也又云漢書羅作躍者謂物踊貴而價起有如

物之騰躍而起也先謙案說文踊躍也躍迅也廣雅釋詁騰上也

諸書釋踊騰躍皆為跳今既以踊騰躍相貫為文則是言其物價

跳上迅速若今俗云斗漲矣索隱引韋昭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

云稽畱待也與李說意合晉訓稽為計非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已困辱之師古曰

曰欲令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師古曰然市井

子孫亦不得宦為吏補注錢大昭曰閩本宦作官南雍本孝文五

年為錢益多而輕補注先謙曰平準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

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師古曰悉其私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

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它巧者其罪鯨師古曰顧租謂顧庸之直或租其本補注

錢大昭曰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為巧則不可得贏師古曰贏謂亂錫字疑衍然鑄錢則無利也殺音又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而殺之甚微

言不難鉛鐵則無利也殺音又補注先謙曰官本注而殺之甚微

為利甚厚師古曰微謂精妙也言殺雜鉛鐵其術精妙不可覺知而得利甚厚故令人輕犯之姦不可止也補注張照曰

顏說非是錢之為用甚廣一錢之殺其微已甚然總而計之為利甚厚也非謂其術精妙若精妙即費本而無利矣先謙曰官本無

不可覺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師古曰操持也人人皆得鑄錢也操音干高反各隱屏而鑄作補注周壽昌曰隱避藏也屏因私處絕人蹤跡也屏音丙

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鯨罪日報其執不止鄭氏曰報論迺者民人抵罪

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眾夫縣法已誘民師古

曰縣謂開立之使入陷阱孰積於此師古曰阱穿地以陷獸也積多也阱音才性反屢禁鑄錢死

罪積下蘇林曰下報也積累下報論之也張晏曰死罪者多委積於下也師古曰蘇說是也下音胡亞反次後亦同補注先

罪積下蘇林曰下報也積累下報論之也張晏曰死罪者多委積於下也師古曰蘇說是也下音胡亞反次後亦同補注先

謙曰次後亦同官本作後同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師古曰利也

一曰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應劭曰時錢重四

一斤十六銖輕則以爲足之若干枚令滿平也師古曰若千且設

數之言也干猶箇也謂當如此箇數耳而胡廣云若順也干求也

當順所求而與之矣補注宋祁曰干求也下邵本添合也二字王

鳴盛曰凡數之不可知而約略舉之或其文太繁而撮舉之者曰

若干今人猶然曲禮問天子之年對曰純若干奇若干尺矣疏云古

謂數爲若干鄉射大射數射算云若干純若干奇若干尺矣疏云古

事本不定常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應劭曰用重錢則平稱有餘不

如此求之或用重錢平稱不受能受也臣瓚曰秦錢重半兩漢

初鑄黃錢文帝更鑄四銖錢泰錢與英錢皆當廢而故與四銖並

行民曰其見廢故用輕錢則百加若干師古曰法錢雖曰一當一猶復

不受之是曰郡縣不同也師古曰法錢雖曰一當一猶復

古曰應說是也稱音尺孕反法錢不立師古曰法錢吏急而壹之

虐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虐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

師古曰呵責怒也音火何反補注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師古曰

先謙曰官本注在縱而弗呵虐下師古曰蕃多也音釋其耒耨冶鎔

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師古曰蕃多也音釋其耒耨冶鎔

炊炭應劭曰鎔形容也作錢模也師古曰鎔姦錢日多五穀不爲

音容補注宋祁曰錢模下姚本添模字姦錢日多五穀不爲

多師古曰言皆采銅鑄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多也為音於偶反

多不為多猶言為之不多也補注王念孫曰顏說甚迂五穀不為

多多字因上文姦錢日多而衍

反為成也言五穀不成也晉語黍不為黍稷不為稷反不音於偶

不成重也墨子權守篇種桂禾不為桂種重禾不為重言不成桂

不成也史記天官書風從西北來戎菽為集解引孟康漢書注為

成也淮南天文篇敦牂之歲禾不為協治之歲菽麥不為本經篇

君臣不和五穀不為驕趾不續漢書律麻志注引易緯小寒暑未

當至而至來年麻不為穀雨暑當至不至水物雜稻等不為是

為即不成也此言民皆棄其農事而鑄錢故五穀不成賈子銅布

篇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捐其農事穀不為則鄰於飢此尤其

明證善人怵而為姦邪師古曰怵音先律反又音慙也願民陷而

之刑戮師古曰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也師古曰詳平也忽忽忘

姚本改作怠忘也周壽昌曰詳即書呂刑祥刑之祥書中祥多作

詳詳詳古通淮南說山訓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高注詳善也

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

錢必重師古曰令謂法令也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師古曰棄市之罪

又不足已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師古曰數並

音所角反補

注先謙曰賈子銅布篇銅布於下為天下舊何以言之銅布於下
則民鑄錢者大抵必難石鉛鐵焉罪曰繁此一禍也銅布於下
偽錢無止錢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禍也銅布於下采銅者棄其
田時家鑄者捐其農事穀不為則鄰於飢此三禍也故不禁鑄錢
則錢常亂罪曰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為有疑為舊故民鑄錢
不可不禁上禁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錢必還重錢重則盜
鑄錢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師古曰博大也
銅使之然也與志文皆不同補注先謙曰賈子無天字其上文皆作銅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
布於下下文皆作銅不布下明此天字衍
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
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
挾銅積已御輕重師古曰銅積謂多積銅也錢輕則已術斂之重則已術散之
補注何焯曰此中即兼寓斂散民粟之術王鳴盛曰與前減價羅
增價羅及減粟減羅一意先謙曰此下賈子有則錢必治四字
貨物必平四矣已作兵器已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如
曰古者以銅為兵秦銷已臨萬貨已調盈虛已收奇羨師古曰調平均也奇
鋒銳鑄金人十二是也
殘餘也羨饒溢也奇音居宜反羨音弋戰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
反補注先謙曰賈子奇一作畸或作倍

矣

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補注先謙曰官本實作貴

制吾棄財已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

必懷七矣

師古曰末業既困農人敦本倉廩積實布帛有餘則招誘胡人多來降附故言制吾棄財逐爭其人也棄財者可棄之財逐競也補注宋祁曰則敵必懷當作壞字先謙曰

聽民放鑄則是棄財今收銅以為御物之具故曰制吾棄財故善

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

世曰今久退七福久當作乃先謙曰賈子久臣誠傷之上不聽是作顧自何謂七福以下班氏多刪節其文

時吳呂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

師古曰即就也埒等也補注宋祁曰即就也下當添李奇曰三

字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呂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

葉德輝曰西京雜記云文帝賜鄧通蜀銅山聽自鑄錢文字肉好皆與天子錢同時吳王亦有銅山鑄錢微重文字肉好與漢錢不

異據此則吳鄧所鑄錢悉遵漢制故能流行天下也武帝因文景之畜忿胡粵之害

蓄即位數年嚴助朱買臣等招徠東甌事兩粵江淮之閒蕭然煩

費矣

師古曰蕭然猶堅然勞動之貌

唐蒙司馬相如始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

里呂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

師古曰罷讀曰疲

彭吳穿穢貊朝鮮置滄海

郡師古曰彭吳人姓名也本皆荒梗始開通之也故言穿也補注

置滄海之郡案滅朝鮮置滄海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謀

馬邑補注王念孫曰治要引此謀上有設字是也漢伏兵馬邑旁

史記則文義不明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

役也顏訓非張文虎曰平準書共作苦疑共乃苦字爛交干戈曰

滋行者齋居者送師古曰齋謂將衣食之中外騷擾相奉百姓抗

倣言巧法五官反補注先謙曰索隱鄒氏又音五亂反案抗者耗

也消耗財賂衰耗而不澹師古曰耗減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

選舉夷廉恥相冒師古曰冒蒙也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

而始師古曰謂桑弘羊東其後衛青歲曰數萬騎出擊匈奴遂取

河南地築朔方時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餽師古

餽餽亦饋字率十餘鍾致一石師古曰言其散幣於卬熒曰輯之

應劭曰：「**邛**，屬臨邛。焚，屬犍爲。晉灼曰：「**焚**，音蒲。賊反。師古曰：「本西南

夷兩種也。邛，今邛州也。焚，今焚道縣也。輯與集同。謂安定也。補注

先謙曰：「邛，今邛州。邛，數歲而道不通。蠻夷因曰：「數攻吏，吏發兵誅

之。」補注：宋祁曰：「發兵誅之，當去兵字。錢大昭曰：「南」，悉巴蜀租賦不

足。曰：「更之。」李奇曰：「不足用，終更其事也。韋昭曰：「更」，續也。師古曰：「二

更音庚。」補注：先謙曰：「集解引韋昭後」，迺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

而內受錢於都內。」服虔曰：「入穀於外縣而受粟錢於內府也。師古

大司農屬官有都內令丞也。補東置滄海郡。」補注：先謙曰：「平準書

注：先謙曰：「官本注縣下有官字。」東置滄海郡。」師古曰：「疑讀曰：「又

上文言已言置滄海郡矣。此人徒之費疑於南夷。」師古曰：「疑讀曰：「又

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師古曰：「既築其城，又守衛之。」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

勞費數十百鉅萬。」師古曰：「數十萬，乃至百萬。萬，補注：宋祁曰：「數十

知正文有數十無萬字。顏注：乃言數十萬。蓋唐初本府庫並虛。」補

有萬字。故注如此。然平準書亦祇言數十百巨萬也。府庫並虛。」補

先謙曰：「平準書作益虛是。」迺募民能入奴婢得已終身復爲郎增

也。並字與益形近而誤。

秩師古曰庶人入奴婢則復終身先為郎者就增其秩也一及入

羊為郎始於此補注葉德輝曰此疑郎卜式輸家財事式傳云初

為郎布衣步騎而牧羊歲餘羊肥息益式先此後四年循青比歲

十餘萬眾擊胡師古曰比歲頻歲也補注王念孫曰羣書治要引

明史記亦有將字先謙曰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

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師古曰與於是

大司農陳臧錢經用賦稅既竭不足召奉戰士師古曰陳謂列奏

言常用之錢及諸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補注先

賦稅並竭盡也當為減字之誤也免罪不應獨言減罪平準書作免減罪謂免罪

及減罪也臧與減形近而誤武紀云得免減罪尤其明證通鑑誤

與本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

志同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

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房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

軍功師古曰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今瓚所引茂陵

盡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賡說政戾庶長作左庶長其下又引漢書音義云十爵左庶長則此爵爲左庶長無疑政戾二字非佳語必不取以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名爵也

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師古曰五大夫舊二十等爵之第九級也至此目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選目爲吏千

夫者武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則先除爲吏比於五

大夫也補注劉攽曰直三十餘萬金其價之差殊不可詳也秦爵

十八大庶長十九則閭內侯武功爵比之減一級入閭內侯亦其

宜也或說七當作一與茂陵中書合矣予謂賣爵當級級稍增其

價豈可例云級十七萬若每級十七萬比至三十餘萬金則一萬

七千餘級又非也然則誤衍此萬字蓋武功爵其級十七又曰官

首亦武功爵名當讀云買武功爵官首試補吏先除言官首補吏

稱試但先除之千夫如五大夫五大夫之制於史無傳以理推之

當是補吏不試也周壽昌曰劉謂上萬字衍是也何煌校本謂宋

本亦有萬字上顏注引此語亦有萬字先謙曰平準書同則萬字

非衍也索隱引大顏云一金萬錢也計十一級級十七萬合百八

十七萬金而此云三十餘萬金其數必有誤者顧氏案或解云初

又云官首爵第五位稍高故得試爲吏先除用千夫爵第七五大

夫舊二十等爵第九言千夫爵秩比於五大夫故楊僕以千夫爲

吏殆謂此胡三省云級十七萬者賣爵一級爲錢十七萬至二級

則三十四萬矣自此以上每級加增王莽時黃金一斤直錢萬以

此推之則三十萬金爲錢三十餘萬萬矣此當時爲武功爵所直

之數也先詳案胡說是其有罪又減二等補注沈欽韓曰有罪者得爵得至

樂卿師古曰樂卿者武功爵第八等也言買爵唯得至第八也此

意故刪文止論武功爵級而作注者乃曰舊二十等爵解之失其本

而不取已顯軍功軍功多用超等補注則壽昌曰超等超於常等

越等書作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補注先謙曰平準吏道雜而多端

則官職耗廢師古曰耗亂也音莫報反自孫弘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補注

錢大昭曰南雍本闕本自下俱有公張湯呂峻文決理為廷尉於

字先謙曰官本有公字平準書亦有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張晏曰吏見知不舉

廢格沮敗誹謗則窮治之也如謂非上所行若顏異反唇之比也師古曰沮上壞之音材汝反補

注宋祁曰廢格當改廢闕先謙曰平準書其明年補注先謙曰據

同索隱格音閣官本注上壞作止壞是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師古曰蹤

黨與坐而死者數萬人吏益慘急而法令察師古曰慘毒也察微視也當是時

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宰相布被食

不重味爲下先然而無益於俗稍務於功利矣

補注先謙曰平準書下上有天字務

作驚是說文其明年

補注先謙曰元狩二年

票騎仍再出擊胡大克獲

師古曰仍

也渾邪王率數萬眾來降

師古曰渾音胡昆反

於是漢發車三萬兩迎之

師古

書作二萬兩汲黯傳通鑑同

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

凡百餘鉅萬先是十餘歲河決灌梁楚地固已數困

補注齊召南曰案平準書

作河決觀徐廣曰觀縣名屬東郡此文既改觀作灌則當連下梁楚地爲句但已事核之此即指元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

岸即觀縣史記作河決觀是也

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壞決費

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

師古曰番姓係名也番音背安反係音工系反補注先謙

日詳講溫志係音工系反官本作係音系

穿汾河渠爲溉田

鄭當時爲渭漕回遠鑿

漕直渠自長安至華陰

師古曰屈曲繞也音胡內反

而朔方亦穿溉渠作者各

數萬人歷二三期而功未就

補注先謙曰平準書各字在歷上

費亦各百鉅萬十

數

師古曰謂十萬萬也補注宋祁曰謂下當添數字

天子爲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

長安者數萬匹

師古曰食讀曰飲

卒掌者

補注先謙曰平準書作卒率掌者言卒之率馬掌馬者即牧人

也關中不足迺調旁近郡

師古曰調謂選發之也調音徒釣反

而胡降者數萬人皆

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

師古曰仰音牛向反次下亦同

縣官不給

師古曰給足也

天子乃

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臧已澹之

補注宋祁曰澹當作贍

其明年山東被

水災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國倉廩已振貧猶不足又募

豪富人相假貸

師古曰貸音土戴反次下亦同補注先謙曰武紀元狩三年舉吏民能假貸者以名聞即此事也

尚不能相救迺徙貧民於關已西及充朔方已南新秦中

應劭曰秦始皇

遣蒙恬攘卻匈奴得其河南造陽之北千里地甚好於是為築城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四方雜錯奢儉不同今俗名新富貴者為

新秦由是名也補注齊召南曰應說已河南造陽並解新秦中非也河南即朔方郡及北地上郡之北境名新秦中今河套地也造

陽關在上谷之北今宣化府邊外地漢武已其斗僻棄七百里安得徙貧民已充實其中耶史記集解載臣瓚曰秦逐匈奴已收河

南地徙民已實之謂之新秦今已地空故復徙民已

七十餘萬口

實之其說甚確先謙曰官本注在七十餘萬口下

補注先謙曰武紀在元狩四年冬作七十二萬五千口

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

使者分部護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冠蓋相望費巨億計縣官大空而富商賈

補注王念孫曰賈上有大字而今本脫之文選蜀都賦注引此正

作富商大賈史記通鑑並同下文云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張湯

傳云排富商大賈貨殖傳云或帶財役貧

孟康曰帶停也音灼曰

關中富商大賈皆有大有大字

本端並作滯音下作直吏反

本端音滯先謙案平準書作端集解引漢書音義曰端停也一曰

貯也此言居積停滯作端

轉殺百數殺車也

廢居居邑

服虔曰居

如治曰居賤物於邑中曰待貴也師古曰二說皆未盡也此言或

有所廢置有所居蓄而居於邑中曰乘時射利也補注沈欽韓曰

公羊宣七年傳萬入去篇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注廢置也

置者不去也齊人語與此廢同居讀如奇貨可居之居周壽昌曰

志又云賣買居邑即此義先謙曰如沈說是廢即居也於義為複

索隱引劉氏云廢出賣也仲尼弟子傳子貢好廢舉索隱廢謂物

貴而賣之與顏周說合集解引服

說殺作殺承上文轉殺言之此誤

抵服虔曰仰給於商賈言百姓好末作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封

君受封邑者謂公主及列侯之屬也氏首猶俯首也時公主列侯

雖有國邑而無餘財其朝夕所須皆俯首而取給於富商大賈後

方曰邑入債之氏音丁奚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丁上無音字

治鑄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

師古曰重

於

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

師古曰更改也補注宋祁曰澹當作鑒

而摧浮

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

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已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

錢

師古曰就多銅之山而鑄錢也

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

臣瓚曰鑄錢者多故錢輕

輕亦賤也補注周壽昌曰輕對重言非賤之謂也錢益多則工省而質薄也觀下云錢益輕薄而物貴可知

貴如瀆曰民但鑄錢不作餘物故也

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已聘享金有三等

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

孟康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也補注先謙曰索隱說文銅赤金也

云丹陽銅者神異經云西方金有丹陽銅也

今半兩錢法重四銖

鄭氏曰其文為半兩實為四銖也補注先

謙曰官本注實下為作重是

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鎔

如瀆曰錢一面有文一面而取其鎔已更鑄作錢也臣瓚曰許慎云鎔銅屑也摩錢漫面

已取其屑更已鑄錢西京黃圖敘曰民摩錢取屑是也師古曰鎔音浴瓚說是也補注宋祁曰鎔愈玉反先謙曰

如瓚二說皆是也平準書實作裏義同鎔作鎔錢益輕薄而物貴

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已白鹿皮方尺緣已績

師古曰績緇也給五絲而為之

補注先謙曰平準書續上有漢字徐廣注
案一作紫通鑑亦有官本注在為皮幣下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

宗室朝覲聘享必已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如淳曰

錫為白金補注先謙曰平準書白上有為字通鑑同此脫已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

莫如龜補注先謙曰索隱易云行天莫如龍故白金三品其一曰

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曰已重差小方之其文馬

直五百此重六兩則下品重四兩也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

三百師古曰橢圓而長也音陀果反補注劉奉世曰白撰當在其

魚曰劉說非也重八兩以重差小復小乃白金上有此字故加曰

字而白撰乃其名非白金上字如王莽鑄錢文曰小錢曰幺錢曰

幼錢曰中錢曰壯錢曰者錢上有此字也某德輝曰尚書大傳夏

后氏死舉罰二千饌周本紀其罰百率索隱云舊本率亦作選即

此白選二字所本選綴聲近故古字通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案

平準書作白選又二曰已重差小平準書無已字先謙案平準書
橢作橢索隱顧氏按錢譜文為龍形隱起肉好皆圖文又作雲霞
之象選蘇林音選擇之選包愷及劉氏音息戀反漢書作撰二字
音同音灼案黃圖云直三千三百也其文龜者肉圓好方皆隱起
起馬形肉好之下又有連珠文也其文龜者肉圓好方皆隱起

甲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

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於是呂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師古曰二

人也姓東郭名咸陽姓孔名僅僅音鉅刃反補注宋祁曰爲大下

當添司字先謙曰百官表大農令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史文元

不必過泥若曰例相繩元符中尚可不領鹽鐵事而桑弘羊貴幸

咸陽齊之大鹽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產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

之弘羊洛陽賈人之子呂心計師古曰不年十三侍中補注沈欽

論大夫曰余結髮束脩年十三幸得宿衛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

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師古曰入財於官曰

補注宋祁曰買復當作買復及五大夫千夫徵發之士益鮮師古曰鮮

先謙曰平準書亦作買復少也音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如淳曰千夫五大

之出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師古曰適讀曰適適責訓

馬也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也師古曰適讀曰適適責訓

謙曰索隱故吏先免者皆適令伐棘上其明年補注先謙曰武紀

林是也上文正言吏多廢免顏說未晰其明年擊胡事與造白金

皮幣俱在元狩四年似不應分敘大氏造金幣之議冊於三年成於四年故紀志異也 大將軍票騎大出擊

胡賞賜五十萬金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師古

日與讀是時財匱師古曰匱空也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輕

錢易作姦詐迺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得摩取鉛

孟康曰周郭文漫皆有補注錢大昭曰鉛當作鉛鉛銅屑也先謙曰官本鉛作鉛平準書仍作鉛 大農上鹽鐵

丞孔僅咸陽言師古曰泰山海天地之臧宜屬少府陛下弗私已

屬大農佐賦補注先謙曰馬廷鸞云孔僅咸陽所言前之屬少府者其利微今改屬大農則其利盡此聚斂之臣飾說

私也呂蓋其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鹽鹽官與牢盆蘇林曰牢盆直

手牢如清曰牢原食也古者名原為牢盆蘇林曰牢盆直說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為作曰索隱引蘇說作

雇手牢盆此無盆字願手牢不知何語詳其文義當是雇席價直耳無盆字是也此是官與已煮鹽器作而定其價直故曰牢盆

浮食奇民欲擅幹山海之貨師古曰幹謂主領也讀與管同補注

任呂致富羨下師古曰三呂致富羨役利細民師古曰羨饒也七字併

下師古曰三字 呂致富羨役利細民也音弋戰反其沮事之議

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鬻鹽者鈇左趾師古曰鈇足鉗也音徒計反沒入其器

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鄧展曰鑄故鐵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

行天下鹽鐵師古曰舉皆也普天之下皆行之也音下更反補注朱一新曰史記上使作便言以其便屬之也注音上

脫行作官府及出納之處也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益多賈人

矣商賈曰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

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曰振元元寬貸

補注先謙曰平準書有賦字是也無則文不成義而民不齊出南畝師古曰言農人尚少不皆務耕種也商

賈滋眾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師古曰畜讀曰蓄仰音牛向反補注先謙曰官本無皆字引宋

祁曰無有下異時算輶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師古曰異時言往時也輶小車也緡

謂錢貫也輶音弋昭反緡音武巾反補注沈欽韓曰異時者謂元光六年初算商車也先謙曰官本差下有下字引宋祁曰皆有差

下姚本作皆有差請算如故補注先謙曰武紀元符四年初算緡錢諸賈人末作賁

貸賣買居邑貯積諸物師古曰賁除也賁音土戴反及商曰取利者

雖無市籍各已其物自占

師古曰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為名簿送之於官也占音之贖反

率緡錢二千而算一

師古曰率計有二千錢者則出一算補注先謙曰集解引臣瓚曰此緡錢為是儲緡錢也

故隨其用所施施於利重者其諸作有租及鑄所作為賣之者率

緡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算

師古曰比例也身非為吏

之例非為三老非為北邊騎士而商賈人軺車二算

如淳曰商賈人有軺車又

使多出一算比音必寐反船五丈已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

算重其賦

錢師古曰悉盡也有能告者已其半界之

師古曰界與也音必寐反補注先謙曰武紀元鼎三年令民告

緡者以其半與之已後算緡錢六年矣此行文省併之故

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師古

曰一人有市籍則身及家內皆不得有田也補注沈欽韓曰載師有賈田通典唐制諸以工商為業者永業口分田各減半給之是

賈人亦受田也漢禁其自有之田蓋利其已便農敢犯令沒入田田沒入之也先謙曰官本注在以便農下

貨

補注先謙曰平準書作田儼

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入財已助縣

官天子迺超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已風百

姓師古曰風初式不願爲官上强拜之稍遷至齊相語自在其傳

孔僅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至大司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爲大

司農中丞補注先謙曰大農屬無中丞中字衍平準書正作大農丞通鑑據漢志錄之胡三省云今置中丞其位當在兩

丞上然百官表所無當以平準書爲正胡氏臆說不可據也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已通貨

物補注王鳴盛曰後書朱暉傳肅宗時尚書張林請復用武帝均輸法暉以爲不可李注武帝作均輸法謂州郡所出租賦并雇

運之直官總取之市其土地所出之物官自轉輸於京謂之均輸

沈欽韓曰九章術均輸以御遠近勞費盛鐵論本議篇大夫曰往

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

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文學曰古者賦稅

於民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穫女紅效其功今釋其所有

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聞者郡國或令民作布絮吏

留難與之爲市吏之所入非獨齊陶之繅蜀漢之布也亦民間始

之所爲耳而行姦賣平農民重苦女紅再稅未見輸之均也

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師古曰吏更遷補高官郎又就增其秩得至六百石也補注沈欽韓

曰前此爵爵高者復除而已此乃直任職也黃霸亦以是進然言

吏則庶民商賈不得也靈帝懸勝賣官亦由卑至尊如崔烈以卿

入錢五百萬爲公也先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

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

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

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師古曰抵

歸也大歸猶言大凡也無慮亦謂大率無小計慮耳補注宋祁曰

姚本改耳作也字王念孫曰無或作亡趙充國傳亡慮萬二千人

顏注亡慮大計也案顏以無慮為大計是也而又云無小計慮則

是以無為有無之無慮為計慮之慮其失甚矣今案無慮疊韻字

也慮古讀若閭溝渚志浩浩洋洋慮殫為河河渠書慮作閭宣十

一年左傳釋文曰無慮如字一音力於反是其證也廣雅曰無慮

都凡也高注淮南倣真篇曰無慮大數名也周髀算經無慮後天

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趙爽曰無慮者粗計也後書光武紀將作

大匠賁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李賢曰謂園陵都凡制度也

是無慮為都凡之名非無小計慮之謂也無慮或但謂之慮荀子

議兵篇焉慮率用賞慶刑罰執詐而已矣楊倞曰慮大凡也賈誼

傳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同

帝制而為天子之事是慮亦都凡之意也總計物數謂之無慮故

總度事宜亦謂之無慮禮運曰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

一人者非意之也鄭注曰意心所無慮也心所無慮謂心揣其大

略也正義乃云謂於無形之處用心思慮失其指矣宣十一年左

傳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杜注曰慮事無慮計功無慮計功猶言

約略計功也正義乃云城築之事無則慮之訖則計功愈失之矣

先謙曰官本注抵下不犯法者眾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稽大

重抵宇大歸作大抵

犯法者眾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稽大

重抵宇大歸作大抵

犯法者眾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稽大

徐偃等分行郡國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補注先謙曰大見武紀偃事終見終軍傳

舉并兼之徒守

相為利者

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補注先謙曰武紀在元狩六年詔云將百姓所安殊路而橋度吏因乘勢以侵蒸

庶邪所謂橋度吏即守相為利者也舉謂舉奏官本注無也守

而御史大夫張湯方費用事減宣

杜周等為中丞

師古曰減省之減

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急刻為九

卿

補注先謙曰減宣直指夏蘭之屬始出

蘇林曰夏蘭人姓名補注先謙曰官本注在誅

矣而大農顏異誅矣

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元狩四年大農令顏異

下而大農顏異誅矣二年生服非誅六年再書大農令正夫以此

文序事推之異誅當在六年徐廣注云元狩四年非也

初異為濟南亭長呂廉直稍遷至九

卿上與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已倉壁

補注先謙曰官

本倉

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

師古曰

悅湯又與異有隙及人有告異已它議事下湯治異

補注先謙曰官本重異字

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

李奇曰異與客語道詔令初下有不便處補注先謙曰此客語文甚

明注云

異不應微反唇

師古曰蓋非之補注張照曰顏注意雖是而未盡蓋異聞客語不敢應而倉卒自禁

不覺微笑而唇褻耳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補

注先謙曰官本論死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比師古曰比則例也讀如字又音必麻反

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天下既下緡錢令補注錢大昭曰天下之下字疑是子字先

謙曰錢說是也官本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

錢縱矣師古曰縱放也郡國鑄錢民多姦鑄師古曰謂巧鑄之雜鉛錫補注宋祁曰鉛

錫下當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應劭曰所謂子緡錢也如滄曰曰赤銅為

其郭也令錢郭見有赤者不知作法云何也補注先謙曰官本考證云史記作鑄鍾官赤仄注令字應作今舊本亦訛周壽昌云史

記仄作偶索隱鍾官等錢赤仄之錢此云官即鍾官省文也當時赤仄甫行嚴防私鑄直以官赤仄呼之先謙按集解引如說今錢

郭見有赤者作今錢見有赤側者又引漢書音義子緡錢作紫紺錢索隱韋昭云側邊也泉志亦作紫紺錢一當五賦

官用非赤仄不得行師古曰充賦及拾白金稍賤民弗寶用縣官

已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是歲湯死而民不思補注先謙曰武紀湯死在

元鼎二年徐廣注三年非也湯附上罔下當時民之怨嫉豈止不思此史公微文而班固之湯子孫兩漢貴盛雖良史不能無同曲

也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毋

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補注齊召南曰三官錢即水衡錢也據百

辨劉三令丞鹽鐵論曰廢天下諸錢而專命水衡三官作即言此

事裴駢解史記甚確但混上林均輸為一官則微訛耳先謙曰水

衡都尉諸官置於元鼎六年見百官表上云湯死後錢既多而令

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

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師古曰言無利唯真工大姦迺盜

為之師古曰其術楊可告緡徧天下如淳曰告緡令楊可所告言

令而發動之故中家已上補注周壽昌曰中家猶文帝所云中

天下皆被告人產也今俗亦稱上戶中戶下戶大

氏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如淳曰治匿緡之罪其獄少有反

輕而出補注宋祁曰迺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服虔曰分曹賦

而出下當添之字服說非也舊輩也分輩而出為使也往往即治郡國緡錢師古曰

補注先謙曰顏說本如淳見索隱引往而治也補注先謙曰平準書不重

往字往當上屬為句其重文蓋衍得民財物巨億計奴婢巨千

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已上

大氏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臧之業師古曰媮而縣官已鹽鐵

緡錢之故用少饒矣益廣開補注何焯曰當從平準書作益廣開

函谷關於新安東界置左右輔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元鼎四年初大農幹鹽

鐵官布多補注先謙曰初者追溯置水衡前事幹置水衡欲呂主

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眾迺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

廣是時粵欲與漢用船戰逐孟康曰水戰相逐也迺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

師古曰環繞也補注先謙曰平準書館作觀字同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師古曰

熾音昌志反補注宋祁曰昌志當改作式志先甚壯於是天子感

之迺作柏梁臺補注先謙曰武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繇此日麗迺

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太僕大農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

入田田之師古曰即就也此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

與諸官

補注沈欽韓曰漢舊儀官奴婢及天下貧民貲不滿五千徒直苑中養鹿因收取鹿矢人日五錢到元帝時七十億

萬以給軍

官益雜置多

如淳曰水衡少府太僕司農皆有農官是為多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雜置官員分

掌眾事耳

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迺足

師古曰度

計也音

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

大各反如淳曰世家謂世世有祿秋家也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

也武帝之近臣郊祀志云公孫卿因所忠言寶鼎石慶傳云欲請

詔近臣所忠廣川王傳云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司馬相如傳云

此釋大謬齊等之義如說是也補注周壽昌曰春秋隱九年俠卒

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

應劭曰株根

如淳曰株蒂也諸坐博戲事決為徒者能入錢得補郎李奇曰先

至者為魁株也師古曰言被牽引者為其根株所送當充徒役而

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

補注先謙曰武紀關東水災在元鼎二年飢人相食在三年此併敘

之方二三千里

補注先謙曰平準書作一二千里

天子憐之令飢民得流就食江

淮間欲畱畱處

師古曰流謂恣其行移若水之流至所在有欲往者亦畱而處之補注宋祁曰處之當改處也先謙

曰官本注無亦字往疑作住

使者冠蓋相屬於道護之師古曰屬聯續也音之欲反下巴蜀

粟已振焉

補注先謙曰武紀在元鼎二年明年天子始出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

不意行至不辯自殺

補注宋祁曰不辯當改不辦周壽昌曰辯辦本字亦即辦也說文辯治也辦致力也魏志

鍾會傳當何所能一辦耶一辦即一辦本書王尊傳後上行幸雍過就尊供張如法而辦正作辦此言河東守不意天子行至供張

不具遂行西踰隴卒

孟康曰踰度也卒倉卒也補注先謙曰幸河東在元鼎四年西踰隴在五年此併敘之

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行獵新秦

中已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

晉灼曰徼塞也臣瓚曰既無亭候又不徼備無

禦邊之備故誅北地太守師古曰晉說是也補注先謙曰集解引瓚注循作巡是

於是誅北地太守呂下

而令民得畜邊縣

孟康曰令得畜牧於邊縣

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已

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

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爲息什

一也師古曰官得母馬之息已給用度得充實秦中人故除告緡之令也補注先謙曰顏注秦中上脫新字除告緡者惟邊縣畜馬

得除此令既得寶鼎立后土泰一祠補注先謙曰此又追敘也得鼎立祠在元鼎四年南越反在五年故

下文云明年也公卿白議封禪事而郡國皆豫治道修繕故宮及當馳道

縣縣治宮儲設其具師古曰其音居用反而望幸明年南粵反西羌侵邊天

子為山東不澹補注宋祁曰澹當作贍赦天下囚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

人擊粵發三河弓西騎擊羌又數萬人度河補注先謙曰官本度作渡築令居

師古曰初置張掖酒泉郡補注先謙曰據武紀武威酒泉置在元

從之此酒泉字誤當作敦煌地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

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師古曰開田始開屯田也斥塞廣塞令卻

之卒戍而田也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師古曰仰

音牛向反此下並同邊兵不足迺發武庫工官兵器以澹之補注宋祁曰澹當作贍車

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迺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

上差出牡馬天下亭

補注錢大昭曰牡當作牝昭帝亭有畜字馬始元五年罷天下亭母馬是也

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死南粵天子下詔褒揚賜爵關內

侯黃金四十斤

補注先謙曰準書作六十斤

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

呂百數皆莫求從軍至飲酎少府省金

李奇曰省視也至當酎飲宗廟時少府視其金多少

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

補注先謙曰據表坐酎金失侯者一百六人

迺拜卜式

為御史大夫

補注先謙曰百官表在元鼎六年

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

鹽鐵器苦惡

如淳曰苦或作鹽鹽不改嚴也臣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也師古曰二說非也鹽既味苦器又脆

惡故總云苦惡也補注王念孫曰如說是也苦讀與鹽同唐風鴇羽傳云鹽不攻致也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為一句下言鐵

器既鹽惡而鹽鐵之價又貴也史記平準書作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鹽鐵論水旱篇云今縣官作鐵器多苦

惡皆其證師古讀苦為甘苦之苦而以鹽鐵器苦惡連讀斯文不成義矣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云道橋苦惡息夫躬傳云器用鹽惡

何奴傳云不備善而苦惡管子度地篇云取完堅補弊久去苦惡書傳言苦惡者多矣若讀甘苦之苦則其義皆不可通沈欽韓曰

鹽鐵論水旱篇賢良曰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為大器務應員程不給民用民用鈍弊割草不痛是已農夫作劇得獲者少又曰鹽

鐵賈貴百姓不便貧民賈貴師古曰鹽鐵並賈也賈讀曰價或彊令民買之而船

有算商者少物貴迺因孔僅言船算事上不說師古曰說音悅補注先謙曰官本無

字注六漢連出兵三歲誅羌滅兩粵番禺呂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

七晉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呂為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

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且呂其故俗治無賦稅補注宋祁曰郡

無南陽漢中已往各呂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

師古曰地比謂依其次第自近及遠也此音類寐反傳音張戀反

被音皮義反補注先謙曰因初郡無賦稅故令南陽漢中諸地與

之比近者各給其費被具文不成義當作傳車駕被具言傳車駕

車被馬之物皆具也郊祀志兩言駕被具是其證駕字脫去上半

平準書亦誤而初郡又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閒

歲萬餘人師古曰閒費皆仰大農補注宋祁曰大農已均輸調

鹽鐵助賦故能澹之補注宋祁曰然兵所過縣縣已為訾給毋乏

而已不敢言輕賦法矣補注何焯曰輕史記作擅謂常法正供外

作經謂不願經常法則此刻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為太子太

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幹天下鹽鐵師古曰代

劉敞曰大司農舊治粟內史耳弘羊為搜粟都尉也宋祁曰領大農當作司農弘羊曰諸官各自市相爭

物曰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餽費師古曰餽願也言所輸

之費也餽音子就反補注適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

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補注錢大昭曰河東有均輸長見黃霸傳

桑弘羊請置先謙曰平準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貶

者補注錢大昭曰照閩本作販先謙曰官本聚作為賦而相灌輸

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補注葉德輝曰續漢志補注引漢

帛貨賄隨時輸送諸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

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

利如淳曰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補注

沈欽韓曰鹽鐵論本議篇文學曰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物並收萬物並收則物騰躍騰躍則商賈侔利自市則吏容姦豪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

吏收賤呂取貴未見準之平也天子曰爲然而許之於是天子北

至朔方東封太山巡海上旁北邊呂歸師古曰旁音步浪反所過賞賜用帛

百餘萬匹錢金呂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

吏及罪呂贖補注宋祁曰補吏及罪下當加人字先謙曰平準書作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入

粟甘泉各有差呂復終身師古曰復音方日反不復告緡補注沈欽韓曰入粟賜復者不再告

緡也史記無復字它郡各輸急處補注先謙曰索隱謂他郡能入粟輸所在急要之處而諸農各致

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均

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師古曰

日第十黃金者再百焉師古曰凡再賜百金補注先謙曰平準書作再百斤通鑑同是歲小旱

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師古曰衣音於既反今弘

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師古曰市列謂列肆補注宋祁曰列肆下當添也字亨弘羊天乃

雨

師古曰亨也音普庚反

久之武帝疾病拜弘羊爲御史大夫昭帝卽位六

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

補注宋祁曰之士當刪之字

問曰民所疾苦教化

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

補注先謙曰官本權作權是

毋與天下爭利

視曰儉節

師古曰視讀曰示

然後教化可興弘羊難

師古曰詰難議者之言也

曰爲此

國家大業所已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迺與丞相千秋

共奏罷酒酤

補注沈欽韓曰天漢三年初權酒酤鹽鐵論輕重篇大夫君曰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曰酒權則酒權亦

弘羊所建也王莽曰後因其靡殺但禁釀而已不權酤也

弘羊自己爲國興大利伐其功欲爲

子弟得官怨望大將軍霍光遂與上官桀等謀反誅滅宣元成哀

平五世亡所變改

補注先謙曰宣紀地節四年減天下鹽賈

元帝時嘗罷鹽鐵官三年

而復之

補注先謙曰據本紀罷在初元五年復在永光三年

貢禹言鑄錢采銅一歲十萬人

不耕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減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動搖棄

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姦邪不可禁原起於錢疾其末者絕其本宜

罷采珠五金銀鑄錢之官毋復呂為幣除其販賣租銖之律師古曰租

銖謂計其所賣物價平其鎰銖而收租也租稅祿賜皆呂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

補注先謙曰呂上見禹傳而徵刪併其文議者呂為交易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

議亦寢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

二百八十億萬餘云王莽居攝變漢制呂周錢有子母相權補注沈欽

韓曰周書大匡解幣租輕乃作母以行其子易資貴賤以均行旅使無滯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

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補注沈欽韓曰泉志張台曰此錢亦有數種有對文者有穿上一星者有泉字諸畫

並方者葉德輝曰蔡雲癖談云外府注莽大泉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國語注引之改從漢志賈疏亦據漢志正之固鄭氏誤也不

然豈康成但見大錢十五一品而漫以為莽鑄耶德輝案朱彝尊曝書亭集有跋新莽錢范云范形正方中央輪廓四其二有文曰

大泉五十即此錢范也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

文曰契刀五百錯刀呂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張晏曰案今所見契刀錯

刀形質如大錢而肉好輪厚異於此大錢形如大刀環矣契刀身形員不長二寸也其文左曰契右曰刀無五百字也錯刀則刻之

作字也。曰黃金填其文。上曰一下曰刀。二刀泉甚不與志相應也。似扎單差錯。文字磨滅。故耳。師古曰：張說非也。王莽錢刀今並尙在。形質及文與志相合。無差錯也。補注：劉奉世曰：當時常得錯刀。文曰一刀平五千。當時乃奉世弟字叔鄭。敬子也。宋祁曰：梅聖俞云：飲劉原父家。原父懷二古錢。勸酒。其一齊之大刀。長五寸半。其一王莽時金錯刀。長二寸半。詩云：探懷發二寶。太公新室錢獨行。齊大刀。鎌形末環。連文存半。辨齊皆有模法。闊次。觀金錯刀。一刀平五千。注云：其文如此。精銅不銹。蝕肉好鉤。婉全齊。召南曰：案當時乃奉世弟以下十二字。不應爲奉世語。此南宋本訛也。沈欽韓曰：張台云：契刀台有此錢。但薄於錯刀。柄上。文曰五百李孝美云：其文鑄成。非陷金也。錢姑款識。考契刀二字。在周郭五百二字。在柄。長二寸。字並陽識。錯刀長二寸。文曰一刀平五千。一刀陰識。以黃金錯之。平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補注：先謙曰：莽傳莽卽眞呂五千陽識。

爲書劉字有金刀。迺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

布之品名曰寶貨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補注：沈欽

小如榆莢。而銅質精好。文分明。非如宋二銖之流也。泉志：李孝美曰：莽大小錢文。無錢字。而皆曰泉。與食貨志所載不同。案周官注並作泉字。又云：泉或作錢。諫諍疏：段玉裁周禮漢讀考曰：攷弓注古者謂錢曰泉。知漢時謂錢曰泉也。此志文作錢。錢文作泉。不可拘耳。先謙曰：莽傳先但言此與前大錢五十者爲二品並行。而無呂下錢云云。其後又云：造寶貨五品。語在食貨志。則此下錢貨

銀貨龜寶貝貨布貨共五物也又云百姓不從但行次七分三銖

小大錢二品而已明此係兩時事志則籠統言之

曰幺錢一十師古曰幺小也音一堯反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

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為錢貨

六品直各如其文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

一千五百八十師古曰朱提縣名屬犍為出善銀朱音殊提音上支反它銀一流直千是為

銀貨二品元龜距冉長尺二寸孟康曰冉龜甲緣也師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臣瓚曰元大也

補注沈欽韓曰樂記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公羊定八年傳龜青純注純緣也謂緣甲顛也干歲之龜青緝離人注互物謂有甲前

胡前胡即顛說文顛顛須也龜之胡胡即著顛邊處耳直二千一百六十為大貝十朋蘇林曰兩

貝為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也公龜九寸補注王念孫曰九寸下有

文同一例而今本脫之通典食貨八已與今本同直五百為壯貝

禮器正義初學記麟介部引此皆作九寸呂上直五百為壯貝

十朋侯龜七寸呂上直三百為幺貝十朋子龜五寸呂上直百為

小貝十朋是為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呂上二枚為一朋直二

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呂上二枚爲一朋直五十幺貝二寸四

分呂上二枚爲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呂上二枚爲一朋直十

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補注葉德輝曰詩菁菁者莪錫我百朋箋云古者貨貝五貝爲朋與志異

義蓋鄭所謂古者非漢時貝也率枚直錢三是爲貝貨五品大布次布弟布壯

布中布差布厚布補注葉德輝曰蔡雲癡談云厚乃序之誤莽泉貨六品曰小曰幺曰幼曰中曰壯曰大布貨十

品則於大壯間增其二曰次曰弟於中幼間增其二曰差曰序所

增四名文異義同若作厚則過乎中而幾乎壯矣豈宜在中之下

幼之上乎序與厚古文相類傳寫誤也古文厚作厚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

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呂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爲其

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一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

爲布貨十品師古曰布亦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也補注宋祁曰各加一百當刪一字顧炎武曰案本文錢布

自是二品而下文復載改作貨布之制安得謂布卽錢乎莽傳曰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直貨錢二十五今貨布見存上狹下廣

而歧其下中有一孔師古當曰或未之見也葉德輝曰蔡雲癡談云十布文曰小布一百曰幺布二百曰幼布三百曰序布三百曰

差布五百曰中布丁百曰壯布丁百曰弟布卅百曰次布卅百曰大布黃千中布呂下皆用筆算紀大布之黃橫省文橫卽衡也刀曰平泉曰直布曰黃其義一也此莽先後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制作之通例先謙曰一寸官本作二寸是

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殺呂連錫孟康曰連錫之別名也李奇曰

師古曰孟李二說皆非也許慎云錢銅屬也然則呂連及錫雜銅而爲錢也此下又云能采金銀銅連錫益知連非錫矣補注沈欽韓曰連與鉛聲同李奇云鉛錫璞者是也說文文質周郭放漢五

銖錢云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其金銀與它物雜色不純好龜不盈五寸貝

不盈六分皆不得爲寶貨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如治曰賦文仲居蔡謂此

也說謂蔡國出大龜也臣瓚曰蔡是大龜之名也書曰九江納錫大龜大龜又不出蔡國也若龜出楚不可名龜爲楚也師古曰瓚說非也本以蔡出善龜有者入大卜受直百姓憤亂其貨不行民故因名大龜爲蔡耳

私呂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爲惑眾投諸四裔呂御魑魅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稱數莽知民

愁迺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寢莽性

躁擾不能無爲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國師公劉歆言周

有泉府之官收不讐與欲得師古曰讐讀曰售言賣不售者官即收取之無而欲得者官出與之即

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者也師古曰易下繫辭曰理財正辭禁人爲非曰義言財貨辭訟正

乃得人不爲非合事宜補注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師古曰先謙曰官本注禁人作禁民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周禮泉

府之職曰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人之貸者與

其有司辨而授之呂國服爲之息謂人曰祭祀喪紀故從官賒買物不過旬日及三月而償之其從官貸物者曰共其所屬吏定價

而後與之各呂其國服事之稅而輸息謂若受園廩之田而貸萬錢者一替之月出息樂語有五均鄧展曰樂語樂元語河閒獻王

五百貨音土戴反樂語有五均所傳道五均事臣瓚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士曰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彊者不得困

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補注沈欽韓曰樂語白虎通引之案周書大聚解市有五均早暮如一送行逆來

振乏救窮樂語又本於周書也先謙曰官本注士作土是傳記

各有幹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幹者所曰齊眾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淄

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稱師

補注王念孫曰案稱字涉下四稱字而衍五均司市師者司市

師即上文所云市令市長貨殖傳云王莽曰王孫卿為京司市師是也師上不當有稱字文選西都賦注鮑照詠史詩注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運命論注引此並作五均司市師無稱字通

典食貨十一通鑑漢紀二十九並作五均司市無稱師二字東市

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

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銀銅連錫登龜取貝者

如淳曰登進也

龜有靈故言登

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

師古曰各呂其所采取之物自隱實於司市錢

府也占音之漸反其下並同

又呂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

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

師古曰樹藝謂種樹果木及菜蔬

出三夫之布民浮游

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宄作縣官衣食之

師古曰宄散也音人勇反

衣音於既反食讀曰臥

諸取眾物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

婦桑蠶織紵紡績補縫

師古曰機縷曰紵音人禁反

工匠醫巫卜祝及它方技

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

如淳曰居處所在為區謁舍今之客舍也

皆各自占所為

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二而曰其一為貢敢不

自占自占不曰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諸司市常曰

四時中月實定所掌師古曰中讀曰仲為物上中下之賈師古曰賈讀曰價其下並同

各自用為其市平毋拘它所眾民賣買五穀布帛絲絲之物周於

民用而不讐者師古曰讐讀曰售下亦類此也均官有曰考檢厥

實用其本賈取之毋令折錢師古曰折音上列反萬物印貴過平一錢則曰

平賈賣與民師古曰印物價起音五剛反亦讀曰仰其賈氏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

市師古曰貴既為印賤則為氏音丁曰防貴庾者師古曰庾積也

也師古曰防民積物待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曰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師古曰但

空也徒也言空賒與之不取息利也祭祀無過旬日補注先謙曰官本無作母喪紀毋過三月民

或乏絕欲貸曰治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毋過歲什

一師古曰均謂各依先後之次除其費謂衣食之費已用者也義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

布帛五均賒貸幹在縣官

師古曰幹謂主領也補注宋祁曰唯酒

酤獨未幹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曰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

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

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也酤買也言王於族人

恩厚要在燕飲無酒則買而飲之補注周壽昌曰毛詩酤一宿酒

也鄭箋云酤買也班志曰酤為買即鄭所本顏注則本之鄭說晏

子春秋人有酤酒者皆曰酤為買也先謙曰官本注詩下無也字飲

作而論語曰酤酒不食師古曰鄉黨所說孔子齊之時也補注宋

沽酒市脯不食即此志所云薄惡不誠疑而弗食也志引曰證權

酤顏云孔子齋之時不獨有違經旨亦與此志引書之意不合古

者齋時不飲酒將酒非由酤出齋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

時即可食乎先謙曰官本齊作齋師古曰旨美也御進補注論

世酒酤在官和旨使人可曰相御也先謙曰官本注末有也字論

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補注宋祁曰在薄惡不誠是曰疑而

弗食今絕天下之酒則無曰行禮相養放而亡限則費財傷民請

法古今官作酒曰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一盧曰賣

如渚曰酒家開肆待

客設酒饌故曰饌名肆臣瓚曰虛酒食也言開一食酒也趙廣漢
入丞相府破盧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盧者賣酒之區也日其一
邊高形如鍛家盧故取名耳非即謂火盧及酒食也此言營五十
釀為準豈一食乎廣漢所破盧及器盧亦謂所居器食之處耳補
注劉奉世曰名賣酒為盧者直此物自有此名耳何必取環譬五
家盧為義乎天下物同名者何算而欲一一相附類可乎 譬五

十釀為準一釀用麴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曰其市

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賈而參分之師古曰參三也呂其一為酒一斛之

平除米麴本賈計其利而什分之呂其七入官其三及醋馘灰炭

師古曰馘酢漿也音才代反給工器薪樵之費補注先謙曰官本工作丁義和置命士督五

均六幹郡有數人皆用富賈洛陽薛子仲張長叔臨菑姓偉等如

日姓姓名偉也補注宋祁曰叔疑作督洪亮吉日三人皆見貨殖傳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師古曰傳音張戀反

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師古曰簿計簿也音步戶反府臧不實百姓愈病莽

知民苦之復下詔曰夫鹽食肴之將師古曰將大也一說為食肴之將帥酒百藥之

長嘉會之好鐵曰農之本補注錢大昭曰日疑當作田名山大澤饒

衍之臧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印

師古曰印音牛向反其下並同補注宋祁曰澹

當作

鐵布銅冶

補注錢大昭曰閩本鐵作錢

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

戶齊民所能家作

師古曰家謂家家白作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曰下無家字是

必印於市雖貴

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幹之每一

幹爲設科條防禁

補注先謙曰莽傳幹並作筦

犯者梟至死姦吏猾民並侵眾

庶各不安生後五歲天鳳元年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

賈直而罷大小錢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

師古曰奇音居宜反謂有餘也

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

師古曰好孔也

足枚長八分開

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泉徑

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

補注葉德輝曰御覽資產部引應劭漢官儀云王莽篡位已劉字金

刀罷五銖更作小錢文曰貨泉其文枚直一與貨布二品並行又

反白水真人此則世祖中興之瑞也
呂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止迺令民且獨行大錢與新貨泉俱

枚直一並行盡六年毋得復挾大錢矣每壹易錢民用破業而大

陷刑莽已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行迺

更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入爲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

不舉告與同罪

師古曰比音頻寐反

非沮寶貨民罰作一歲吏免官犯者僉

眾及五人相坐皆沒入郡國檻車鐵鎖傳送長安鍾官

師古曰鍾官主鑄錢

者愁苦死者什六七作貨布後六年匈奴侵寇甚莽大募天下囚

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

服虔曰豬性觸突人故取曰豨豨豨反方名豕曰豨一曰豨豨走也音許豨反

壹切稅吏民訾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已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

養軍馬

師古曰保者不許其死傷

吏盡復已與民

師古曰轉令百姓養之

民搖手觸禁不

得耕桑繇役煩劇

師古曰繇讀曰徭也補注先謙曰官本注無也字

而枯旱蝗蟲相因

補注

王念孫曰蝗蟲本作蟲蝗枯旱蟲蝗相對爲文後人不解蟲蝗二字之義故改爲蝗蟲案蟲蝗猶言蟲螟說月亦猶禮言草茅傳言

鳥烏荀子言禽犢今人言蟲螟耳五行志引京房易傳曰厥風微而溫生蟲蝗害五穀月令曰孟夏行春令則蟲蝗爲災

越賦說文曰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蜚皆其證也又荆燕吳傳蝗蟲起於蜚蜚夏侯勝傳蝗蟲大起皆本作蟲蝗而後人改之凡言蟲蝗者非獨蝗為災也他蟲亦有焉考五行志自武帝元光五年至征和四年兼有螟蝗之災故夏侯勝總而言之曰蟲蝗大起不得改蟲蝗為蝗蟲也又酷吏傳河南界中又有蝗蟲蟲字亦後人所加凡漢書之紀蝗猶春秋之書蝻也加一蟲字則大為不詞後漢書酷吏傳引又用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漢書無蟲字

而私賦斂貨賂上流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

民師古曰旁依也音步浪反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自存起為盜賊依阻山

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師古曰浸淫猶漸染也宅皆類此於是青徐荆

楚之地往往萬數戰鬪死亡緣邊四夷所係虜陷罪飢疫人相食

及莽未誅而天下戶口減半矣自發豬突豨勇後四年而漢兵誅

莽後二年世祖受命盪滌煩苛復五銖錢與天下更始補注周壽昌曰後書

五行志云建武六年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是時公孫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白五銖漢家貴明

遂復也述遂誅滅

贊曰易稱哀多益寡稱物平施

師古曰謙卦象辭哀取也言取於多者曰益少者故萬物皆稱而施

與平也哀

書云楙遷有無

應劭曰楙勉也遷徙也言天下食貨有無相通是也師古曰虞書益稷之辭言

勸勉天下遷徙周有泉府之官

師古曰司徒之屬官也掌市之征布斂市貨之不鬻貨之滯於人用

者以其而孟子亦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

應劭曰養狗彘者使食人之食此時可斂之也孟子孟軻之書言歲豐孰穀粟饒多狗彘食

法度斂之也師古曰孟子

常平乃古法周官司稼呂年之上下出斂法為解後人遂攻周禮耳

價羅也是非

孟子書今文作檢惟漢志作斂是也今世言常平出野有餓莩而

耿中丞不知乃古法先謙曰官本孰作熟無末也字

弗知發鄭氏曰芟音葉有梅之葉芟零落也人有餓死零落者不

義亦同補注宋祁曰而弗知發當刪而字錢大昭曰今孟子芟作

殍張有復古編云受物落上下相付也一曰餓死曰受从爪又別

作殍芟草並非先謙曰張說本說文芟即受轉寫之誤人飢腹空

而死亦如華秀不實者之受落也官本注貨之下無也字亦同作

不故管氏之輕重

服虔曰作輕重李愷之平糴弘羊均輸壽昌常

同平亦有從徠

師古曰言所從徠久矣補顧古為之有數吏良而令

注先謙曰官本注徠作來

行師古曰故民賴其利萬國作又師古曰及孝武時國用饒給而民不益賦其次也至于王莽制度失中姦軌弄權官民俱竭亡次矣

食貨志第四下

漢書二十四